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三

宋　周紫芝　撰

疏文三十四首

天申節功德

皇天薦祉流虹垂有赫之光上聖膺圖申觀肇誕彌之慶爰修竺典用贊堯年伏願如日方中與天行健益茂徇齊之德永隆震夙之宸歡動六宮問寢日朝於長樂祚延百世多男載祝於封人

天申節開啓三首

彌月肇祥慶歷年之有永後天申頌祈聖壽之無疆用憑西竺之文仰獻南山之祝伏願德隆舜禹俗阜成康文隣永納於梯航偃武常櫜於弓矢周人作雅重歌載夙之詩唐室奉觴歲獻萬斯之曲

二

德維善政載元后以歸仁命有歷年格皇天而助順顧佛慈之無量資睿算以何窮皇帝陛下伏願四海同風

一人有慶如山如阜宏開久大之基乃聖乃神永底休

明之運來梯航於萬里罄葵藿於一心孝治格於神明

協長樂事親之志天壽及於平格同周家報上之詩

三

塗山朝禹會羣后以成趨封國祝堯格多方而來賀當

盛德在火之月符炎運方昌之辰是生聖人岀膺大寶

敢修妙果仰贊遐齡伏願道合乾坤明並日月執干羽

兩階之舞歸梯航萬里之心維聖主篤於好生則下民

莫不歸美雲韶九奏難逢千載之期神嶽三呼來獻萬年之壽

天申聖節滿散疏二首

運符千載方繞電以垂休歡動四方感望雲而請祝既虔修於竺典宜永錫於帝齡伏願乘佛妙因格天明命握乾符而御極位正六飛嗣大歷以承家慶流百世永錫和戎之福用酬歸美之心名虎作詩拜周宣之萬壽封人請祝願堯帝之多男

二

巖廊垂拱共欣千載之逢海宇昇平宜奏萬斯之曲乃遵彝典躬啓梵筵資最上之妙因介無疆之聖壽伏願配天行健如日方中作之君而作之師民懷其德得其位而得其祿天降之休慶實祚之彌長知靈基之益固聞九韶而獸舞徒引睇於舜庭祝萬壽以山呼且稱觴於漢殿

奉安昊天玉皇上帝聖像

右伏以天運斡旋之造雖默契於至神人懷寅畏之心必仰瞻於邃宇載嚴像設以肅羣情久緣蛇豕憑陵稍汙山龍絺繡一新輪奐上格蒼旻是用蠲卜剛辰導仰法駕顒憑陰相度陰陽百六之災永錫康年贊君王億萬之壽

昭亭祠祈安道場

右伏以賊鋒未殄敢肆冦攘佛願無邊必垂調御況兵將聞於入境而人已懼於履冰士民縮手以何為老稚

相持而對泣唯憑聖解坐翦妖兇恭惟某神福庇黔黎
位隆袞舄具廣大慈悲之願得一佛乘以聰明正直之
資為百神長用解倒懸之急不煩伸臂之勞願鑒危誠
坐垂陰相

威簡公祠祈安道場

右伏以狐鼠跳梁賊方肆掠干戈旁午民末奠居在兵
勢有所不當非神力則將誰仰式資聖解躬建法筵恭
惟某神信及豚魚忠貫日月頃者抗鋒劇賊宣力晉朝

勇且奮於一時名蓋流於千載憫兹窮悴宜赫威靈仗精忠事主之心摧暴虐薰天之焰長蛇封豕既殄滅於陰威白叟黄童盡歌謠於盛德

薦陣亡道場

右伏以忠以殺身本人臣之至願善於救物亦諸佛之等慈爰建道場用遵國典伏願陣亡諸將士一切行伍等衆仰憑法力普濟冥魂共霑雨露之恩盡洗刀兵之苦生為報恩于死作護法王咸證妙因不落諸趣一時

驍勇既不憚於捐軀千古英靈想難忘於結草

禳火道場

右伏以墮五欲門業根深重救三毒火法海清凉欲穣回祿之災惟藉等慈之力虔修梵典仰叩真乘伏願潛弭天災俯從衆欲聊憑一雨徧灑億萬河沙普現祥光盡弭百千大聚

又

右伏以三界為大火宅悉是危塗諸佛以一慈航度諸

法海仰祈妙果普濟羣生伏願咒毒消禳福根深固離一切怖畏苦悟無量清淨緣攝回祿之妖祲救燎原之荼毒破衆生之熱惱顯願力之慈悲

獄瘟道場

右伏以性無不善實自麗於憲章訟必有傷復寖攖於沴疫念鞭笞之慘楚悼疾病之沉冥惟我無上尊能破大地獄仰憑願力為拯危塗六氣既調易呻吟為歡喜五刑不用化囹圄為空虛普濟羣生同成善果

大行懿節皇后還宮開啓

右伏以椒房厭代悲動六宮翠羽旋車聲呼萬里仰賴佛慈之力用資仙馭之游恭惟大行懿節皇后心本慈仁德惟恭儉既克修於隆禮宜上格於髙穹伏願乘此妙因往生極樂塗山興夏既已格於昌期溈汭嬪虞將永垂於懿範

大行懿節皇后還宮道場罷散

右伏以四星在望慨永隔於長秋六服正儀倏言還於

中夏仰憑大覺用證無生恭惟大行懿節皇后位峻掖庭母臨坤極進賢逮下既比德於周詩懷昔感令宜加文於宋策願憑妙力上廸宜塗歸安陵寢之榮用雪梯航之念

天寧寺化齋

右伏以種田博飯住山活計無多持鉢造門應供隨緣皆可求非獲已得亦偶然念一歲之不登致二時之闕食伊蒲未辦白足難留必有仁人廣開大施當令無量

海衆利益同霑乃知諸福田中供養最勝念垂慈諾慰此翹誠

天寧寺化齋僧堂

右伏以出衆離俗了一世解脫緣學道從師聚十方和合衆願新宏宇以結良因無有聖凡普同安穩旃檀林裏共集雲袍兜率天中俱登法會施雖甚薄福且無窮當發大悲心共成如是事

崇教寺化塔

右伏以童子聚沙成塔千聖齊趍貧女為佛行檀一錢猶可雖僧伽之妙相現崇敎之法門念此窣堵坡羅諸大火聚金碧因而漫漶風雨寖以摧頽敢仗慈因成茲勝事將一新於輪奐且妙莊嚴願永樂於見聞皆大歡喜

奉聖寺化浴堂

右伏以建諸佛道場聚十方海衆經行晏坐雖然事事隨緣絶俗離塵要使人人自便念昔振衣之地或歸㣻

燼之餘當仗衆心同成是事香槽氣暖期共庇於慈雲幽谷泉清遂重霑於法雨庶蠲宿垢皆證淨因凡在見聞舉同歡喜

白蓮庵接待院緣化

右伏以無量海衆學道為先諸福田中供僧最勝維我十方大士遍參諸處叢林當令所至如歸使可安心辦道浮屠三宿去住隨緣香積一齋少多皆可須求大富長者共飯無心道人伏願見聞同增歡喜

天慶觀謝晴

右伏以憂而或雨小民猶曰怨咨禮有所祈上帝為之降格比因羽衆有禱珍祠曽不崇朝遂開霽日雖稼穡凶豐之有數亦天地變化之無窮有渰其淒川澤不聞於見怪奉盛以告黍稷將遂於升香慶民瘼之攸除見神功之不宰誓答生成之賜敢忘夙夜之勤

又

右伏以月離于畢遂妨田祖之功星有好風乃却雨師

之御徼誠懇瀝妙應潛通不移頃刻之間有此豐凶之異顯天心之愛物睠民願以必從既紓積潦之憂將錫來年之瑞維上天之載固罔究於神靈而此邦之人疇敢忘於覆幬

天寧寺謝晴

右伏以徧十方無盡界不離法門凡一切諸有睛皆是佛子顧等慈之其大亦何顧而不從頃以常陰害於宿麥銜哀而請應念即除既禳三日之霖將慶雙岐之秀

我庚維億真大有年含哺而嬉是極樂國

漏澤園元日道場

右伏以發政施仁昔稱善政養生送死民有常心唯上古有虆梩以掩親故後王埋胔骼而著令聖心惻惻佛願慈悲伏願漏澤一切孤魂咸承慶脫之功不墮沉冥之域家無析骨人免暴骸生且樂於平時死各反其真宅厚恩難報同霑沛澤之餘法力無邊共證無生之果

祈雨設醮

右伏以旱魃為灾民無生意商羊出舞雨不崇朝顧沾丐之尚微見懇祈之未至是用再延於羽衆必期上格於璇穹願矜螻蟻之誠震作雲雷之澤百昌皆生於土俱蒙一雨之恩三日以往為霖遂有千倉之慶

三龍神祈雨塲

右伏以珠宮貝闕夙瞻廟貌之嚴絳節雲旗敢冀幽靈之格挈瓶甫至霈澤隨興信山川之出雲見膏澤之及物當乘佛念益顯神慈用蘇既偃之禾蔚為豐歲遂及

旋歸之駕永奠靈湫

天慶觀謝雨

右伏以暵其乾矣方懷轉徙之憂雨以潤之遂廓恢宏之施吏慙無地歲且有秋不忘歸命之情疇敢貪天之力雲雷變化雖發物以無私草介纖微顧省躬而何有願罄終始之賜力垂覆護之恩

西湖龍角山還聖水

右伏以重淵千尺邃睇潛宮膏雨一犁遂霑沙界霈霶

沱之巨澤蘇顛頏之窮民田且有秋吏將逃責龍章至止肅環佩以如聞飈馭旋歸想旗旌之猶濕物無疵癘人有依歸但知樂歲之可娛益愧慈恩之未報

池口神祠還聖水

右伏以功蓋三分仰威名之久著惠周千里流遺愛於無窮吏惟涼德之羞民慰有秋之望散長江一掬之水為晴天千嶂之雲膏雨所需旱苗俱秀巴檣楚柂遂無供億之憂桂酒椒漿大有豐穰之報

景德寺祈晴

右伏以麥欲登場稍紆艱食雨淫破塊遽毀成功將軫念於斯民當投誠於吾佛願開慧日力掃羣陰山不出雲天無宿靄水皆反壑隴有來𪋻救茲枵腹之旰是仰能仁之願

天慶觀謝晴

右伏以天積重陰雨無晝夜人憂溺潦地有潢汙荷上帝之聿臨閔斯民之無告擴開霾曀布露清明川回反

壑之瀾民免為魚之患雨自上而下平陸已見於成江水由地而行夢澤行聞於作乂顧神功之不測俾吏責以何逃唯仗微誠仰酬真宰

請鐵佛住持

右伏以三家村裏何妨晏坐經行選佛場中未免拈搥舉佛只為衆生認賊為子所以大夫垂手入纒某人久滅意根頓超實際如鶖王識乳真諦自明若香象渡河法源洞徹自然諸聖推出不關閙彪鑽頭肯辭萬水千

山俯為十方四衆況鐵佛古刹本老懷道場要令本分衲師畧典重新舊令發大歡喜是最吉祥

請吉祥住持

右伏以衆生以妄為真經無量刼如來對病用藥作大醫王須仗當人同成是事某人叢林標的古佛仍雲面壁九年方求實際見花一笑已契妙緣何須不露鋒芒正要同霑利益雖世號實坊名刹當為正法眼師而佛言曠野深山無非聖道場地勿辭岑寂宜稱宣揚甜瓜

不用窋蒸好酒元無深巷逢場作劇本是偶然應物觀形初無作相何勞擬議便請承當

貢布右語

真人御極膺商后之歷年上帝降康錫周王之壽考宜修饈貢之物以充庭實之儀前件布將軸徽工衣裘下品潔須澣濯憖非火浣之良藝本衡從是亦地生之數敢遵彝武上冒聖聰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四至六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陳　賓

欽定四庫全書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四

宋 周紫芝 撰

偈四首

松林道人施繡觀音

蓬萊夫人以歡喜心而作佛事於是刺繡為觀音像極諸相好施松林師莊嚴奇麗非世所能如五色雲未嘗彩繪自然成文爛然盈月如虛空日不加磨礲自然光明照耀十方如西蜀錦文與質成以文名錦是錦非文

孰知因文而以名錦如出水蓮華縣俱生以華名蓮是蓮非華孰知因華而以名蓮則是菩薩以幻而成諸着相者亦以幻想孰知因想以名菩薩維觀世音以大慈悲隨現説法變化無窮滿恒河沙界不應此施留戀執著使彼見者願樂工巧雙谿道人作是語已松林老師釋然而喜還以此施回施道人於是稽首而作偈言

菩薩變化如虚空云何得此虚空相我觀無礙大慈悲無刹不現如水月八萬四千母陁臂能援世間一切衆

八萬四千清淨眼能照五濁諸有情是故神通不思議

而欲妄以色相求譬如狂人逐四方四方無盡力無竭

況以丹青繪繒綵更復刺繡為儀形絲毫纖素相假合

妙技巧借金十奴若人捐棄針與絲亦無五色可資藉

瞑目默相不可得畢竟無有是菩薩吾願世人捨色相

當時未有針絲時蓬萊觀妙本無心以粗即妙作是念

松林無心受此施以施居士作禮言我當還亦以此

施此施有盡法無窮普願世間諸佛子凡瞻此相悉歡

喜若見菩薩非菩薩即知是我非是妄妄見除滅無復然吾與佛子等無二

夢禮僧伽大士

歲在丁酉冬至後一日某西游大梁取道泗濱翌日禮僧伽大士塔而行明年春東歸復過之以故廹於亟去不復作禮私心怏怏常若慊然其後百二十有六日夜夢拜塔下瞻望聖像而禱焉曰頃以故不能來今以何力而至大士笑而不言於是既寤歎曰菩薩以無心而

應物居士以無心而作禮初無分於寤寐有緣而來無緣而去等為一夢有何差殊人能以一切無心付諸緣於幻化齋寤寐於俄頃則我菩薩與諸佛子皆得成佛是無難者於是乃始稽首懺悔而作偈言　我觀諸佛子皆以妄自冥不知有無想一切俱是妄認有以為實夫豈識無有如人具諸欲耳目與鼻舌百體俱動作動作皆有相耳欲以聽聲有耳言可聞絃匏與笙簫皆具諸宮羽雖然始一奏有耳悉皆聞衆生於是時知聲不

知耳衆音始一闋寂靜無有聲傾耳而聽之無一可聞者衆生於是時知耳不知聲至於目視色亦復如耳根知色為有形乃以色為有寧知本無色何况於目睫乃至鼻聞臭口舌所啖食百體諸毛髮意有所為者行步與坐臥喘息及呼吸方其有為時無一不為有諸為悉皆空了無有一存心惟昨所為恍惚如夢事我昔禮菩薩是為真見者譬如聞衆聲認聲為有響比其不及禮菩薩那得見譬如衆聲滅初不聞餘音始緣以妄情乃

復有見否亦如今所夢見否理不殊大士笑不言吾亦無所說有如舍利佛默默對天女稽首作偈言猶以言為痛云何兩無言而入不二門我與諸佛子究竟得成道

宗演師金書妙法蓮經

昔涇水西有大道場賜號崇慶中有苾芻名曰宗演具善知識受具出家以清淨心降伏諸魔以精進書薩達磨奔荼利迦素咀纜文成一大部緘以縹囊貯以寶函

具諸莊嚴供養受持爾時南方羣盜徧起諸比丘衆悉皆驚怖逃難雲散不知是經復在何處及諸盜已一切諸有悉皆壞滅獨是經典或在地上或在他方得是經者各持所得而以來獻如是者三經大火聚度無量厄究竟不壞諸所染汙及所漫闕毫髮無有於是比丘歡喜踴躍歎未曽有吾時避難在涇水西目見是事同一讃歎而説偈言　稽首無上尊為世大慈父為憫一切衆流浪諸苦海滋無碍辯才廣為衆生説譬如大火宅

隨念得清涼又令諸窮子獲此大寶珠是真秘密藏故
名妙法華非思量分別而以得解悟雖諸大菩薩有所
不能知況於聲聞衆豈復聞妙義如來廣開示一一令
悟入衆生悉皆曉而況於聲聞我佛出現世了此一大
緣當如佛所說是最為第一令此大比丘舍所甚愛者
百煉真黃金銷鑠為書寫具諸大寶貝更以為莊嚴偷
兒甚魁儈如飛天藥叉諸所經過處悉為尸陁林大火
所藏滅毫髮無遺餘龍天諸善神悉力來加護究竟不

得壞我今同讚歎普告諸佛子凡所見聞者信心自堅固各各普授持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佛以甚深微妙法廣為一切衆生説有能悉發菩提心究竟得成無上道彼有受持讀誦者其福不可更稱量七寶滿爾河沙數以用布施得福德而比福德猶為多况吾大慈大願師常憫衆生墮惡道假此持經功德海能免世間一切苦有大長者號宰官書寫讀誦不少懈

旃檀香及薝蔔花供養恭敬常作禮忽遇黑風吹船舫
將墮那刹諸鬼國倉惶取是受持經投諸江流沒巨浪
須臾風定夜色霽達旦悉得大快樂平明篙師有婦妻
忽言汲水得巨軸金書貝葉與巾繡無一毫毛有壞相
有如金剛不壞身經大水聚性不滅拾塵數刼有時盡
而是功德終無窮衆生信心不堅固未嘗聞此殊勝事
用是稽首無上尊願我諸佛常加護
復州司法參軍大梁楊奉覲嘗手書曹谿六祖大

師所說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解義將來內心了見自性而其持經功德亦復勝妙不可思議歲在癸酉冬十有二月楊侯以事至錢塘舟至長盧忽遇大風幾不得濟亟取是經投之江中而風恬浪止因得免焉明日篙師之婦汲水得經經不霑濡字畫如故嗚呼異哉世所未聞也楊侯歸自錢塘語余以此余心固異之其後出經以示信然於是稽首歸依合掌恭敬而說偈言無亦將使聞者為之

動心知如來說是經利益一切是真實語非誑語
者而六祖大士傳佛正教契佛心宗重為宣說秘
密章句驅除世人邪見妄解如雲霧月出光明自
現又能降服一切使江河海嶽天龍夜叉皆大歡
喜況揚侯歸依佛法信受不疑心不退轉未嘗蹔
捨宜有是事以傳永久越明年秋九月竹坡居士
書於妙香寮

史斷六首

唐文宗出宗女二人

昔老顏叔子獨處於室隣之嫠婦人亦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秉屋而照之放乎旦魯有男子獨處於室隣之嫠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户不納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古人處嫌疑之地如此猶未免於謗至於無凡而得盜嫂之名況以天子之尊匿女子於深宫之中蹈納履之嫌乎

東屋之義下惠之風不著而衽席床笫之疑易汙此魏謩所以未免於言也文宗納謩之諫而出之固善矣又從而為之言曰備灑掃於內非曰聲妓卹宗女之幼不為漁獵此欺天下之言也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弟坐李訓事誅死二女沒入宮而魏謩以謂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本速譏嫌則文宗固不免於謗而曰備灑掃之職卹宗女之幼非欺天下而何唐室帷箔之惡世世不修自是其家風如此太宗殺元吉而納其妃又欲

立以為后賴魏徵之言而止玄宗連殺三子又納壽王之妃而寵嬖之書之簡策尤不可讀況可言乎以二帝之事言之文宗猶未可以深責也

褚遂良對飛雉

唐太宗時有飛雉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遂良對以秦文公之事太宗以謂人固不可無學昔鴻嘉中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堂陛間已而又集於諸府間已而又集於未央宮承明殿當時左右大臣無能言者獨車

騎將軍王音能言之其後成帝遣人問音得無人為之
乎音對曰安得亡國之言天尚不能感悟陛下臣子何
望以張禹相成帝無狀朱雲欲斷其首幾至殺身庭辱
師傅帝怒若此況親斥其主乎方王鳳用事權傾天下
王章以忠直刺鳳為鳳所殺當時災異數見羣下莫敢
言而音能言之可謂漢比干矣野鳥入室安得為祥遂
良不以高宗肜日之事告太宗而反以為瑞亦焉用多
學為哉遂良可謂王音之罪人矣

太宗得秘讖

太宗得秘讖言唐中弱有女主代王以問李淳風曰其兆既成已在宫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欲求殺之淳風以謂天命不可去而止又明皇時有鄭相如者師事鄭虔曰開元盡二十年當改元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汙為官虔念其言終不附賊唐之大變惟武后之簒祿山之反而二事皆已肇於數十年前使太宗明皇不聞是說則可其或聞之當思修德

弭變以治易亂茍為不然則惑於符讖前定之言且得以為之辭一柢於亂而曰是有數焉非我罪也則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開人主自寬之路也由是知符讖荒唐之說人主所不當信史亦當削而不書惟漢光武即位之二十年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光武詔若郡縣遣使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可謂聰明謙厚之主矣至中元間因讀河圖會昌符遂有封禪意竟伸玉牒之儀於是醴泉赤草之奏紛然而羣臣遂有宜令太史撰

集之請以光武之英睿沉勇舉無過事殆無毫髮不滿羣議而桓譚以不喜䜟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先貴顯范曄之論以謂世主以此論學悲哉乃知圖讖之說其能眩惑主聽非特昏庸之君雖賢若世祖者其失猶且如此也可不戒哉

周昌相趙王如意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屬周昌而使為之相其籌之甚熟其委之甚重非昌之鯁亮剛介高帝當不以是付之非

高帝之誠意懇到則昌亦不能受其所託也蓋父子之愛君臣之義情動於中而義形於色其勢然也高帝崩惠帝少呂氏戚姬之釁作必欲殺趙王而後已昌於是時不念高帝付託之意而為之深慮乎然則為昌計當如之何必抗危言極正論免冠頓首伏地流血力陳母子大義使之知天地之道禍福之理彼雖女子之不孫幸而一悟其非則自怨自解而危難遂平王既不死昌亦能全此上策也昌不能為此計焉得為無過哉始太

后使人名昌使者三反而昌不往亦已壯矣及太后怒
又使人名之則昌當為之辭曰高皇帝以趙王屬臣令
太后欲殺趙王而名臣臣為趙王相義不當往萬一臣
既往而王畏禍且自盡則責在臣臣焉敢舍王而為自
全之計乎昌不能為此辭使太后賜而往固已失策然
尚有可及焉及見太后太后罵曰汝豈不知我之怨戚
氏乎則昌當為之辭曰高帝以趙王屬臣太后欲殺趙
王而名臣臣舍王而來是臣不忠請先殺我以明臣節

臣死後幸赦王使臣不羞高帝於地下足矣如是則是臣能死節於其主而太后不失慈母之名也唯太后裁之昌又不能為此辭使太后卒名王而鴆之則昌之罪不可逃矣高帝策安劉氏者以為全至於屬趙王於周昌固甞斷以已意以謂昌之可以保王於百年之後矣而卒失之何邪豈亦生死之數自有定分非人力之所能為歟抑亦呂氏之暴甚於乳虎羣臣畏之而不敢言歟以為非人力之所能為則昌未甞有一言而趙王死

以謂畏太后而不敢言則為人臣者固不當畏死而自全也然則昌之罪為不可逃抑又明矣

韋見素助楊國忠

唐明皇使楊國忠物色朝臣以為宰相韋見素以雅飭見知於國忠遂白於上由是得用安祿山素懷反側至是請以漢將三十二人顧易蕃將反狀益明見素屢以為言議者猶以為非先知可謂失言矣夫祿山未反而見素知其必反朝臣不言而見素倡言之得不謂之先

知乎見素知祿山之將叛不得不言言而不聽惟有一去耳而不去此其所以可罪也作史者乃從而貶之曰見素言祿山之反而不言其所以反是助國忠以敗王室也意若責見素以不言祿山之所以反者以國忠也而不以此告明皇使斥而去之易蕃將見素言之國忠國忠不應已而又言之明皇明皇不納察其心蓋非助國忠者祿山之所以反以明皇之昏惑國忠之姦邪而已然其寵任之固有如山岳決非一言可得而回欲愬

螳螂之臂而摇之徃即碎耳何補於唐哉為見素計獨有一去為策最髙而不為是可惜也况見素用不由於正而得宰相言不行於朝而享厚禄在賢者為可羞為見素計則當去作史者不責見素以此而責其非先知可謂失言者矣

魏主不殺髙允

崔浩既撰魏史刋石衢路議者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召髙允問曰書皆浩所為乎允對以臣與浩共為之

而臣多於浩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宜除其罪餘皆就戮夷五族者至百有餘人初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帝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謀於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唯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幾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已而黑子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嗚呼允自為之謀及為人謀未嘗敢為一毫欺雖鼎鑊在前不為少變卒能脫命虎狼之口寵冠一時名垂萬世可謂賢矣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若允者可謂無負於孔子之言也後世之士身在朝廷而行為欺罔豈特得罪於名教而已哉其有愧於允多矣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四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五

宋 周紫芝 撰

史斷十五首

頡利殺唐儉

李靖提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夜襲定襄何其壯哉及頡利走保鐵山舉國内附服而舍之可以柔懷矣天子遣唐儉撫慰而靖乘其無備得十萬之衆擒其子殺其公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焉靖之功可以

夸示後世矣無乃未免於過乎始頡利之降太宗遣靖往迎而矯制以興兵使中國有貪功之名太宗獲失信之罪則未得為忠也唐儉受命以為使辱命而殺之則天下服無罪而陷之以死則人將解體靖獨忍而殺之則未得為仁也誅一唐儉固不足道中國誅之猶恐貽笑外夷令使頡利而戮中國之使則未得為智也且罪莫大於殺降降而殺之後孰示信頡利以禽獸之情猶知屈服以慕義中國以禮義之地而反有殺降之罪則

未得為義也漢王遣韓信以擊齊而間遣酈生以說之信欲止軍而不行則未有命欲乘銳而往則齊已服此蒯通之說所以易搖也為信計與其全酈生則不若殺酈生而獲罪於高祖哉然則酈之死猶有說也乃若靖則不然頡利已亡其勢孤立非若齊有西楚之援況太宗遣靖以迎之非遣靖以擊之也豈可殉已而不卹儉之死哉令靖援韓信以藉口此尤可罪靖在唐為一時名將一舉之失而衆尤隨之其弊果安在哉曰貪而已

矣

五星聚東井

高祖之元年十月至霸上是月五星聚東井元魏時崔浩集諸家歷頗譏前史之失高允言於浩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箕尾昏没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浩初不之服已而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

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夫高祖以寬仁之德易强暴之政亦足以興矣五星雖不聚於東井可也使其果然則因前三月聚東井而書之何為而不可由是觀之卧有雲氣行斬白蛇之類史之誣於人葢已多矣

曹操殺孔融荀彧

曹操起兵以誅董卓為名二人者皆内忌賢德殺人如刈麻韋卓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斬舌鑿眼或

鑊煮之使偃轉杯案間坐客為之失箸其忍有甚於屠矣卓既為太師一日謂皇甫嵩曰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此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燕雀不意今日變為鳳凰嵩之玩卓若戲小兒而卓不殺此可怪也哉曹公之惡禰正平也既錄為鼓吏衡乃裸身而立後以杖箠地數罵太祖辱有甚於市朝之撻太祖不殺猶使死於劉表之手此亦可怪也哉始余疑二子之不殺盖有説焉操嘗謂衡

曰孤殺之無異雀鼠顧此人素有虛名今日殺之將謂
孤不能容則操猶畏於物議也至孔北海之髙才葢一
時之勝士荀文若之通亮又斯人之腹心也一言不中
其意則談笑而殺之夫以融彧而視衡豈止有虛名而
已然猶有所不免則操豈畏於物議哉余固知二子之
見殺葢有謂而然也桓温嘗謂孟嘉曰人不可無勢我
乃能駕御卿温與操皆陰藏禍心以圖不軌惟恐人之
不附已不能盡籠天下之豪傑使唯已從則無以肆其

兇焰也融既偃然不為其用或乃力沮九錫之議非殺之無以快其憤此二子之所以死也融或且死則崔琰許攸婁圭郭嘉之徒是真所謂雀鼠也哉

朱虛侯欲立齊王為帝

諸呂之禍劉氏之危甚於壘卵當是之時首倡大義以扶奬王室者劉章也及紿産祿而奪之權雖其勢去已若孤豚然猶未成禽也當是之時首誅元惡以成一時之功者亦章也以謀言之章為先以功言之章為大則

其報之宜如何哉然余於章猶不能無恨焉以其意在齊王也初章使齊王舉而西因欲立以為帝是教其兄使叛也齊王將魏勃殺召平為書以告諸侯王反狀既明幸而祿產死京師平內畏平勃外恃灌嬰其計遂寢不者禍將酷於呂氏矣議者以謂章欲使齊王舉兵入援關中而不知其反也曰代王於高皇帝為子齊王於高皇帝為孫以尊卑之分則代王當立代王仁賢聞於天下齊王之善未有所稱也以賢不肖則代王亦當立

代王母家薄氏皆君子長者齊王母家駟氏皆虎而冠漢方以吕氏為戒而復使駟氏得昌是益其暴耳以母氏之善惡則代王亦當立然則章何為舍代王而欲立其兄乎此余於章所以不能無恨也非將相叶謀以公天下為心卒迎代王而共立之則漢之安危殆未可知夫以孝文之仁孝恭遜出於天性豈不知乎吕氏之禍者章之功為大以齊王之故而猶有憾焉何示天下之不廣耶初大臣與章約事成當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

地王其弟興居及孝文既立遂黜其功章自以失職歲餘憂死而興居亦舉兵以反嗚呼漢所以報章者亦云薄哉

魏主遇旱輟食三日

魏孝文以歲旱禱雨至輟食三日羣臣告以雨既霑足請帝復膳如初猶欲遣使視之然後肯食且云如其不然何以生為聞者以謂賢主憂民如此是大不然昔成湯遭七年之旱嘗以六事自責周宣王遇災而懼側身

修行欲銷去之未聞其三日不食也蓋陰陽閉縱之論
暴巫徙市之術皆後儒自為之說非古帝王修人事以
應天變之道也由是知決久冤之獄烹言利之臣而
天乃大雨皆人事盡而天意得自然之符也魏主不知
出此乃欲不食以自斃使變而可禳猶非其道不然是
當賤其必死之言也為之臣者又不知以古聖賢之道
告之徒誑以既雨而已其為不忠莫此之甚一舉而
君臣之道兩失嗚呼陋矣哉

周世宗平江南

五代之君如唐莊宗周世宗可謂有英武之畧矣然內無平一海內之政外無經畧天下之才故事業止於偏霸而不足稱述世宗深患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命近臣著開邊之策比部郎王朴獻議以謂唐與我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也世宗欣然納之於是始有平江南之志焉曾不旋踵一舉

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卒致唐主請以畫江為界而江北之地悉為吾囊中之物其為盛烈豈不壯哉暨鍾謨入貢乃遣謨歸告其主以治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議者以為江南未服則親矢石期以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其規模宏大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嗚呼世宗之言則善矣謂之規模宏大則吾不知也

衛青不殺蘇建

衛青不用周霸之言以殺蘇建建卒蒙宥廢為庶人議者以青為賢余以為不然初青與李廣俱擊匈奴廣本前軍乃徙其軍使東因以失道遂致喪師當是之時罪在青不在廣也青奚不狀之天子以赦其過而乃逼廣使自殺乎以飛將軍之才氣下視衛青如庸奴耳青既忌其能又與之有眦睚之嫌非殺之無以快其欲也青既殺廣無以自盖其愆乃獨私建以沽一時之名小人姦偽之狀如此武帝據厠而見之豈不宜哉

公孫述聘譙玄不至

公孫述僭號隴蜀聞閬中高士譙玄以禮連聘不至使人齎以毒藥玄仰天而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名周武至德伯夷守餓保志全高死亦何恨遂受毒藥毅然不往若玄者可謂忠矣其子瑛泣血叩頭願輸家貲千萬以贖其死述乃許之玄得以免若瑛者可謂孝矣客曰玄之不臣不可謂不賢若瑛之於孝其猶未耶豈有父死人手不以身代其禍獨區區輸其家貲而已何哉是

不然也述之僭據於禮賢下士且方繆為恭敬以隆虛名未必有意於殺玄瑛請輸其家貲適會其機此所以免若一見而請以死萬一述有不從則將何以繼徒使父子俱斃賊手耳瑛之意以謂請輸以財而不從然後繼之死蓋亦未晚余以是知瑛之為孝也

蔡琰蓬首救董祀

余讀范蔚宗烈女傳以蔡琰列於諸姬之後蓋嘗疑之曹操問其家藏書至於口誦四十餘篇以至作二詩敘

流落悲愁之態有古作者之風亦可愛矣然是非女子之所宜先固不當以此預列女之數其夫董祀犯法當誅琰乃蓬首詣操請之辭致慷慨有足觀者以是為琰之奇節則其前夫衛仲道亡不幸而陷敵中雖夷人脅以死義不當事左賢王事之十有二年豈可謂不久又生二子豈可謂無母子之愛夫死而適異域之君不能繼之以死既事賢王又并去二子而歸中國二者皆不得謂之烈女也或曰春秋責備於賢者琰以婦人而能

爾亦足矣曰此余所以正有責於琰也以琰博聞強識聰明而能文其於立身大節有勿及知則亦安取其文乎曄之載此以為後世女子之戒則可若以其博學多才且能救祀於垂死足以為漢烈女則吾不知也

王昭君不賂畫工

王昭君不賂畫工遂不得幸卒使元帝殺毛延壽非也元帝按圖見昭君之陋乃以配單于及名見而美始有悔心帝知其美豈不能以一女子易之患在失信故也

使帝果以失信為嫌其始必不肯按名陋姬以貽單于之怒若以此取怒蠻君其禍與失信孰為輕重吾知其說之非也或謂昭君貌極妍在後宮五六年不得幸後單于遣使朝賀帝問欲以一女子賜單于誰能行者昭君乃越席請行帝見之驚業已對使者遣之不及免至單于果大悅蓋士有抱負偉器瑰然與俗士同羣豈能無怏怏不平之意女子以姿貌取悅於人慧麗風流而少年委置閨閫不為當世所賞其意當復如何孔子曰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昭君之請行蓋有以哉

朱建受辟陽侯䘣

朱建以刻廉剛直自許雖辟陽侯挾太后之勢欲交建而不得顧不賢哉及其母死貧未有以發喪陸賈説其與之䘣卒與食其合非特脫命垂死之中又能使免諸呂之禍其為力多矣何建之賢而自叛其志如此蓋坐貧無以發喪也吾故知士非豪傑不回易為貧富生死所奪固不可以無養生喪死之具建一為貧所移遂

不能完節於萬世之下傷哉貧也田叔既死魯人祠以百金其子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嗟乎使建如田叔之子辟陽之金亦安得而汙之

謝朏不受解璽之詔

宋武帝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𣪍進璽帝曰此當選有人望者為之乃以付謝澹齊高帝受詔乃引枕高卧後武帝請殺之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晉宋以來江左風流獨謝氏人物如林如敬冲者自當不

媿烏衣之遊觀敬冲不受解璽之命如此不知六朝諸公作九錫文者如何下筆耶

宋衡陽王

宋武帝諸子皆以戮沒獨衡陽文王義季以酣飲得終其天年雖其淫侈暴悖不學無術有以取之義季亦可謂得策矣阮嗣宗一醉六十日夫豈徒然者哉

王恢議伐單于

漢自高帝以馬上得天下而文景專意含養斯民以息

百戰之勞可謂善矣武帝以雄才大畧好大喜功陋文景之寛宏以為委靡不振之漸頗有意於更張而董仲舒對策首建此議以謂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自是高祖闊疏之禁文景長者之風為之掃地而漢始多事矣初年患單于數寇邊將興兵擊之以問羣臣而王恢建可伐之議以迎帝意至於一舉而敗師出無狀恢亦就死吁可憐哉以帝之喜兵固非恢罪然人君好惡漸明所以啓其侈心者必有始惡之人恢一開此議使征

討之兵自是日出略無虛歲幾三十年天下蕭然戶口減半則㑢之一死固未足以償也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仲舒創更化之謀王㑢開用兵之路本皆迎合帝意而已其流至於頹潰而不可救惡得為無罪哉

西漢日食五十有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西漢二百一十餘年日食乃至五十有三以文景之治而其食乃至十有二

馬班固於他帝輒書其應於文景獨書其食而不書其應書其食所以使人主之知畏不書其應所以使求其故者得文景之治焉疑作史之法如此而未可知也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五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六　　宋　周紫芝　撰

書後二十八首

書陸祠部帖後

祠部郎陸公㟧老少以經術文采見知舒王與其伯氏左相齊名世號二陸晚方得州豈弟慈祥不事表襮每接使客酒不過數行而止客去輒齋素以裁其過令觀其言有既無厨傳以沽往來之譽又乏家貲以結上下

之文可謂無負漢宣之詔矣公嘗與客言莊周論蠻氏觸氏爭蝸牛之國何其況之微也至於逐北數萬人流血三千里則可謂所爭者小而所傷大也嗚呼其可謂仁人之言已宣和甲辰中元前五日見此數帖因記前語使人想見醇德乃書其後

書枯冷道人李處士序後

唐文皇辰日哭張公謹疑若能脫畧陰陽拘忌之説者至命呂才使刪其書則又似頗留意於此矣才之論葬

法以謂葬家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又古葬並在國都之北無上利下利大墓小墓之説才豈不知其術蓋有所自來其亦慮人主求小道失大體而立此論耳世俗之人急於富貴利達爲墓師所欺久矣又其所傳之書鄙陋荒怪期在符會俗人意旨皆不待攻而可破令龍谿李君獨能畧去近時諸家地理書時時自出新意頗有奇中可謂不傳之妙也已君猶懼其法不與俗人合故枯冷道人藉九方皐之説以告俾余跋其

後余言如鴻毛無萬鈞之力可回世人好惡因謂李君曰君子病不精其技耳人之知與不知亦何足深較余嘗論羊叔子其風流清尚有絶世之稱死之日能使州人罷市將士慟哭此豈宜無子而相墓者謂若鑿山當無後已而果然使子之術如叔子之客雖名後世可也況一時乎靖康丁未中春中休日

書元寧川帖後

元具茨參江西裨遂得句法真山谷法嗣也具茨親見

山谷其得處便似不同張載揚學東坡書咄咄逼真乃為具狀書此詩云公同僚相得甚懽可謂一臺二妙矣世間俗子寫無法楷書作無韻惡語又嘗負此以疵病他人見之令人氣塞故留此卷時時開闔一洗凡馬之塵耳紹興二年元宵後四日書

書了翁贈別頌後

了翁以正色立朝憤世疾邪不避權貴風采人物當不在汲長孺下宜其髙目雲漢以傲睨一世折節下士喜

與佳士周旋此公何止髙人數頭地耶居士韋深道隱
居湖隂一時賢士大夫皆樂與之游而公於居士所以
相求之意尤厚余以是益喜居士之賢而知翁之為樂
易君子也紹興二年清明後四日書

書姑谿老人詩卷後

頃余北走建康暮投青山市詰朝謁太白祠公時在路
西聞余來使人折簡見邀遂止余宿青燈白醪雪鬚紅
頰議論袞袞可聽喜津津見於顏間余維恨拜公於床

下為已晚也然私竊自喜公年雖高而氣力强健繼此猶可以數見逾月而歸則公已逝矣此數詩乃當時酒閒為余書者紹興三年秋七月中休日閱羣書見之把卷興懷為之雪涕

書李夫人枯木墨竹後

徐伯遠出其家所藏李夫人枯木墨竹霜枝勁節凜凜在人目中自非作白山茶賦手安能出此奇崛態度相其婆娑筆硯閒定不減當年女博士耳紹興己卯中春

二十有五日書

書安定郡王長短句後

安定郡王具文殊無礙辯才傳東坡居士正法眼藏時時游戲於長短句中妙麗清壯無一字不可人意令觀此數解真樂府中絶唱也試使韻人勝士酒酣耳熱倚席而歌之當復令人想見其風采後五詩余舊聞於故人者併書卷尾紹興五年嘉平十有三日靜寄老人書

書璉上人詩卷後

頃年讀汪內相集至還𨔼上人詩卷云筆端游戲詎須
頻短卷才開即可人月映澄江梅映雪比君猶自不清
新未嘗不想見其人也近常道人攜𨔼公數詩來嫵媚
清熟殊不犯俗子格律乃知江月雪梅之喻端非虛語
惜其相望千里不與之倘徉耳紹興十年正月十日書

書自作長短句後

余少年時間作長短句殊不能工常戲自評之以謂視
古今諸家樂府蓋貌兄弟而年父子也猶不能無意於

著鞭令須髮種種則無復事矣同舍郎葉南美屢巧於余偶追錄此數解因以遺之南美老於文辭以功名自喜乃復須此韓退之所謂如人之嗜昌歜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哉紹興十一年清明後五日書

書趙介叔雷莊詩後

維揚人趙介叔頃與余相别於宛陵令十年矣是時東南羣盜蜂起殊有重别之意余作長短句贈别云玉溪秋月浸寒波忍持酒重聽離歌不堪對綠陰飛閣月下

羞娥夜深鷩鵲轉南柯慘别意無奈愁何他年事不須重問轉更愁多使傳杯者歌之坐客為之悽然後介叔留九華其家自泉南乘舟而下道遇亂兵舉族皆歿前調遂為語讖紹興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客有録介叔雷莊小詩以示余者語極悲楚讀之使人酸鼻而其詩又工皆可録也

書觀音感應録後

清照老人以戶部郎邊公所集觀音感應一百事相示

讀之令人感歎不已而議者乃復怪其靈異如此衆多獨不知菩薩願力深重為衆生除一切苦何有窮極況在震旦一國一方之所示現若此而遍一大地盡恒河沙界所有衆生菩薩視之同赤子一有苦惱悉加調護則其慈哀所及豈耳目見聞之所可及雖有須彌山筆大海聚墨安能稱述令邊公表百事以傳世蓋欲使人信心堅固得所依歸其用心可謂善矣紹興十五年四月十有四日書

書奉親養老書後

昔人有以麤糲飯客以精饌奉親者一見便為名士稱賞士大夫酣酗杯酒中雖酒肉如山猶恐未能娛客至於羊棗之奉往往未甞經意大似倒置余與艾愼機出同王事入則分產而居見其奉親之孝甚謹意其近世無與比者宜此書之未甞去眼也紹興十六年正月七日書

書蘇養直與陳彥育帖後

自古高人逸士隱於嵒谷者蓋亦多而文采風流未必俱勝後湖視富貴如浮雲而言語文章妙絶一世漢魏而下所未有也此卷中數詩皆佳槀而樂府語韻尤高使東坡先生見之當不但喜清江一曲耳

書梅師贊家梅聖俞書後

僕少年時嘗閱家所藏前輩書尺得聖俞先生數帖及姑蘇園亭記愛其楷法甚謹已而失之自是不復見先生之書令三十年矣此篇乃聖俞遺其弟宣義公師贊

者公之孫和仲出以示僕覽之如復見吾家所藏也觀先生之詩樂其字畫它人猶在所愛況公家物護之其可不力乎紹興辛未臘月十日同郡周㚲書

書具茨集後

余與元道州一別十五年自此翁下世平日篇章無一字到眼念之令人落寞殊無好懷令年趨來富州吏部郎桂嘉任出其詩文四編殆數百首噫嘻盛哉何其多也道州年十八歲已升山谷之堂父子俱出其門亦是

一時偉人文詞超妙髙出世表而所遇乃爾詩之為祟如是其酷耶紹興壬申二月庚午妙香寮書

書月巖集後

月巖集太華逸民之所作而太華逸民則李廌方叔之自號也李端叔序其文謂東坡嘗言吾評斯文如大川東注晝夜不息不至於海不止也今誦其詩讀其文然後知此老之言為有旨焉而自非豪邁英傑之氣過人十倍則其發為文詞何以若是其痛快耶紹興壬申春

滑臺劉德秀借本於妙香寮乃書以還之

書老圃集後

大洪昔時詩用意精深頗加雕繪之功蓋酷似其舅此其所載意其多晚年之作與昔所見殊不類近時士大夫論徐師川詩甚不公以謂稍稍放倒而不知師川暮年得句多出自然也毛嫱麗姬粉白黛綠斂袵顧視未免時自矜持徐娘雖老却以洗粧而真香生色有不可描畫之意蓋詩至於此然後為工耳紹興壬申春滑臺

劉德秀借本於妙香寮乃書以還之

書郭元壽家叔黨書後

頃歲故人章刑部決獄五羊道過鬱孤臺得東坡兩詩大字石刻歸以遺余妙不可言令郭元壽適以叔黨所書鬱孤詩相示字畫詞采幾不可辨覽之使人恍然如逸少復生子敬猶在世也後人當謂前有二王後有兩蘇為不疑矣紹興壬申三月甲子宛陵周某書

書山谷帖後

僕平生閲山谷書甚多所謂摹搨石刻鬅成絲者猶未甞見其起草此一紙塗竄至數十字大似顔平原坐位帖字差少耳後人觀之當不減今人之視魯公也紹興壬申三月甲子宛陵周某書

書晁無咎帖後

讀晁無咎之文與詩浩浩然猶河漢之無極也想其胸中何止有八九雲夢而已今觀此數帖如散聖出塵不縛禪律自然近道豈可付俗人論工拙哉紹興壬申四

月之吉妙香寮老人書

書范文正公書竇諫議事跡後

范陽人竇禹錫近世號稱長者觀其嫁孤女八十二舉貧不能葬者二十七喪此非强勉而能者則它不難也至於身享長年五子皆至達官天所以報之驗若符契矣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而世鮮為之甚者引張湯杜周以謂慘毒者猶皆累世貴顯而安世延年輩乂有賢德以傳後世獨不知天之報施固有常理不可一槩論

也

書沈麟士傳後

沈麟士為隣人認其所著履麟士曰是卿履耶跣而與之隣人得履以前者還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陳凝之為村田所誣亦嘗認其所著履笑曰僕著已弊矣當於家中覔新者償君後還所失履不肯受或謂凝之過於麟士甚遠周子曰麟士何心之有哉凝之則近於矯矣

書陶淵明歸田園書後

陶淵明閒居則負耒而躬耕年飢則叩門而乞食蓋不可不謂貧矣至於棄官而歸則易若脫屣非其胸中自有卬壑安能擺落世故如此頃時杜祁公在政府客有新第者以所業獻公請學為政公無一言唯問生事厚薄人有問公者公曰人有田園則進退輕乃可行吾志祁公可謂知言矣近時士大夫多喜學淵明詩皆故為靜退逺引之詞以文其歆羨躁進之失譬猶效西子之

犟而忘其語意髙遠不能窺此老之藩籬也

書張待舉詩集後

余甞聞鄉先生言鄉里有張大人者耆酒好駡尤豪於詩少年愽極羣書其為人標置甚髙以故卒困於小官當時貴人皆知其才畏而不用滕公元發其友也甞為錢塘守張侯客焉滕公置酒髙㑹賔客滿座飲方酣即岸幘箕踞大呼滕大爾復能記共飲長安酒家旹直而去耶坐客為之失色公笑曰寧論許事但當痛飲醇酎

耳明日不告而去公矑之以金張侯持金叩柮而歌已而投諸江曰滕公浼我哉使者反命公曰狂奴故態老不衰耶暮年隱居宛谿之上築曲肱亭林間日醉其中不與俗人交亭今猶有故基存焉黄太史所謂仲蔚蓬蒿宅宣城詩句中䟆跚呼不起擁被聽松風蓋題曲肱亭詩也張侯之詩温麗而不燥靚深而有體非近世作者所能彷彿而其多至數十篇雖多而益奇惜其埋沒之久未有傳於世者余因併記其人之大畧云張公名

貢待舉字也官至忠州司户而死

書韓退之羅池廟碑後

唐史載柳子厚既沒柳人懷之記言降於州之堂有嫚者輒殺之愈因碑而實之退之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不應紀此茫昧荒怪之事以欺後世也使誠有之必妖鬼有所憑藉而然愈猶當為子厚力辯其非而因碑以實之其意殆不可曉昔韓擒虎之死人有見兵騎迎公於門以為閻羅王者此亦史氏好奇之過柳以文詞

顯韓以勲烈稱皆一時之賢不幸而蒙此惡聲南史固不足取信而退之且猶如此於他人何望焉余每誦其文未嘗不為退之惜也

書送客詩後

東坡嘗言古今語未有無對者信矣哉琴家謂琴聲能娛俗耳者為設客曲頃時有作送太守詩者僕嘗問之其人曰此供官詩不足觀於是設客曲乃始有對四月十日夜燈下閲猥藳偶有感於前語戲作俳體詩云設

客元無琴裏曲供官尚有篋中詩時日舉似坐客皆為絕倒

書徐師川詩後

金陵吳思道為余言頃甞以近詩示徐公徐公謂僕是豈欲擬杜少陵句法邪思道曰少陵安可擬但不敢法耳公因言余平生正坐子美見誤思道問其故公曰令人飯客飲食中最美者無如饅頭夾子連日食之如嚼木札耳丙辰夏至前兩日朱子明司理以此本見還時

方晝臥東窓枕上讀數十篇乃悟前語然不可持語俗人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他日有與余問參此語者當自了了

書何正平詩卷後

讀參寥子七字絶句如小兒笑蔗讀正平五字詩如大兒食藕二物皆可人口要常使知味者自評之耳曩時人問可郎詩何如僕嘗應之曰可公詩其苦腴相半頗似韋應物至其骨清而氣秀則又仿佛孟浩然輩唐以

來詩僧所未有也若建安七子南朝兩謝等語則徐公
之論當自有深意非他人所能解也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七至七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陳賁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七　　　　宋　周紫芝　撰

書後二十四首

書寒山詩後

昔里人有豢二豕者呼屠者於門將以售之其一既就執其一輒逸去使人物色之不得後五日得之溝中以木葉覆其身氣息喘喘然若有所畏者建炎三四年間避盜山中賊持戈在後僅得以免夜宿山穴挽木葉以

自蔽旦為積雪所埋幾不得出顧無異溝中之豕乃知衆生受命其畏死未甞不同此學佛者所以深戒乎殺也因書是詩於壁使兒曹誦之知至人之言皆真實語不可不信云

書唐史遺事後

自古帝王其始非無聰明勤儉之資卒至昏惑不悟馴致敗亡而不可救者固非一端然其大畧不過數事而已不牽於女子之愛則奪於宦豎便嬖之人不溺於浮

屠之言則惑於神仙不死之說此必然之勢也杜陽編載唐宣宗方即位之初衣必澣濯食無兼味時人至以比漢文焉後宮有疾命醫疾愈帝袖金十兩陰賜之醫者將拜遽命止之曰勿復使人知言出於外又令諫官上疏其儉靜畏言如此故太和之政庶幾貞觀之風而專務罷斥佛氏以革太宗之弊可謂善矣羅浮先生軒轅集者一方士耳乃召置內廷而尊事之問以長生之術其視太宗所為特好惡有所異耳觀軒轅談道有趣

若可取者至益之以變怪則又似王喬左慈之徒果何補於治哉夫以中才易惑之君所好既已偏溺又從而惑以怪譎可喜事宜其迷而不之悟也

書呂舍人帖後

建炎間西洛呂公以尚書右丞作鎮宛陵門下客數輩皆一時名流又訪鄉里之士得四人而僕預焉令亡其二人矣公飲食教誨之無倦色間數日一見未嘗不以人物為念問之諄諄不離口自是而公且閒矣某亦陞

沈於世無所可用其後二十餘年公之子舍人遺余書
且云先君子平生無所嗜好獨於當世賢士大夫見之
唯恐不及雖在嶺表倉皇避冦亦未嘗不以宣城諸賢
為言也吁亦異矣哉以公之盛德至善雖蒙陋如鄙人
猶不忍棄況於士君子之賢者乎使公一日立朝其進
退天下士當必有可觀者矣

書曾處州雅詞後

宣和間四海清平朝廷無事上皇一日置金椀於便殿

命羣臣皆射中者得之矢數十發不能中固陵一矢輒貫其足羣臣歡呼咸謂天縱之聖又多能已而又命賦詞詞先成者賜之曹組先進乃得椀當時盛傳此曲令二十年復見於是集感嘆久之其詞云秋勁風高暗知手力添弓面靶分鋄幹月到天心滿白羽流星飛上黄金椀胡沙鴈雲邊驚散壓盡天山箭

二

諸晁自無咎以文名世往往相繼間出次膺諸人小詞

俱可喜大率是無咎一種風流如王謝子弟雖人物小大長短時有不同要皆是芝蘭玉樹耳

書後湖帖後

余平生慕蘇後湖之為人恨不一拜牀下晚與陳彥育游見其道後湖酒閒風味筆底波瀾尤使人想見風采彥育與之周旋莫逆得此數牛腰非但惟德其物其字畫咄咄遂逼老坡自當寶也

書石鼎聯句後

余觀韓退之敘軒轅彌明事似若有取焉至謂天且明道士起出門童子覔之無有也疑若飄然有仙去之狀余謂必不然夫所謂仙人者為其能物我兩忘去其爭氣與其怨心鋤其驕色而望之似木雞使異雞無敢應者然後仙可致焉彌明初邂逅叔起於劉師服家至則慢罵悻悻之氣悉寓句間凡聯句至老人者十而譏罵居其六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此一罵也繆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此二罵也秋瓜未落蔕凍芋強抽萌此

三罵也方當洪爐燃亦見小器盈此四罵也形模婦女
笑度量兒童輕此五罵也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此
六罵也不知彌明果有恕於二子而然耶其亦仙人游
戲於言語文字間耶二子色沮氣喪不能勝以一言甘
心執筆低首哀鳴以求幸免大似可笑退之力詆異端
而不主吾道雖不敢笑亦可疑為癡人說夢

書二唐風憲記事後

古人不避權貴以諫爭取禍蓋亦多矣未有父子一家

相望兩朝赫然如唐氏之門者也賈太傅之孫有捐之魏鄭公之孫有謩僅能一言當時固已號為能立門户況質肅之論燈毬錦林夫之詆王氏新法皆以論列大臣觸人主之怒豈不難哉

書自作小詞後

李公擇暮年學草書東坡見之言李十八草書似鸜鵒能言不過數句耳後數年趙德麟復見之問吾書何如德麟笑曰可作秦吉了矣僕頃歲嘗作中秋詞後三十

年夜飲花下作木芙蕖詞二詞之作日月幾一世而語之工拙相去幾何豈非前一詞似鸜鵒後一詞可作秦吉了耶河朔郭元壽以此詞復求僕書其後偶記坡語聊作一笑

書滄海遺珠後

滄海遺珠者余手所錄近世諸家之作也其他絕妙好詞不可槩舉如張右史逸詩二絕得於口傳其一云寂寞江城數點燈恰如漁火照寒矰去年曾侍端門燕白

玉欄干第一層又詩云臨分只待酒初酣畫舸亭亭繫碧潭不管波濤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二詩絶妙如此而集中不載若此類者豈非所謂滄海之遺珠者乎集令二十卷他日繼有得焉蓋不止於此也

書洪駒父香譜後

歷陽沈諫議家昔號藏書最多者令世所傳香譜蓋諫議公所自集也以謂盡得諸家所載香事矣以令洪駒父所集觀之十分未得其二三也余在富川作妙香寮永興

郭元壽賦長篇其後貴池丞劉君穎與余凡五賡其韻往返十篇所用香事頗多猶有一二事騶父譜中不録者乃知世間書豈一耳目所能盡知自昔作類書者不知其幾家何嘗有窮頃年在武林見丹陽陳彦育作類書自言令三十年矣如荔枝一門猶有一百二十餘事嗚呼博聞洽識之士固足以取重一時然迷入黒海蕩而不反者亦可為書淫傳癖之戒云

書韓承旨别集後

讀玉山樵人詩脂澤之氣炁然滿懷使人想見風采至香奩則又殆有甚焉者也然渥當唐末宗社顛隮之際竄身於戈戟森羅之中雖扈從重圍猶復有作當是之時獨能崢嶸於姦雄羣小之間自立議論不至詭隨唐史臣稱之以謂有一韓渥尚不能容況於賢者乎則知渥非荏苒於閨房袵席之上者特游戲於此耳頃時王荆公敘四家詩不取太白為其十詩九說婦人與酒然則渥之不見取於公又可知矣

書初寮集後

徽宗皇帝在位歲久文士詩人一時輩出不減元和長慶間人物如參政翟公待制韓公翰林汪公初寮先生王公皆以文辭自顯號為傑出不可跂及者餘未易殫數也初寮蓋文健而深詩麗而雅至於制誥渾厚足以風動四方則李公漢老以謂公當承平之世多褒揚粉澤之詞如傷居爾體痛在朕躬不得施於戰士弗為子孫之謀更存輔車之勢不得加於叛國嗚呼其盡之矣自

往至今幾三十年諸公之墓木何止拱把讀之使人想見當時文采風流之勝劉夢得云休唱内前供奉曲正元朝士已無多是亦足以為初寮之嘆也

書陵陽集後

國家承平日久朝廷無事人主以翰墨文字為樂當時文士操筆和墨摹寫太平紛然如韓子蒼題何太宰御賜畫喜雀詩有想得雪殘鳷鵲觀一雙飛上萬年枝之句不動斤斧有太平無事之象以此知粉飾治具者固

不可以無其人也王摩詰說開元時事如池北池南草綠殿前殿後花紅亦是好句但如畫師著色畫屏風妙則妙矣奈未能免俗何大抵子蒼之詩極似張文潛淡泊而有思致奇麗而不雕刻未可以一言盡也

書婆娑集後

自古文詞之士班班相望不可勝數然其傾心翰墨沒溺於詞采章句之間能令人柔媚軟熟不自扶持槩以風節鮮有稱者亦其勢然也右正言崔公文詞高秀句

法清雄二者皆足以名世而危言讜論殊得諫臣體至於詆訾時宰譏評權要畧不少讋讀其奏疏使人聳然異之如著冠秉笏而見汲黯朱雲輩不待聞言使人加敬殆非前世留意於文翰者之所能彷彿也宋廣平之為人疑有鐵心石腸及作梅花賦則清豔便發有江南徐庾體讀婆娑之詩者其異於梅花之賦亦幾希矣

書浮休生畫墁集後

政和七八年間余在京師是時聞鬻書者忽印張芸叟

集售者至於塡塞衢巷事喧復禁如初蓋其遺風餘韻在人耳目不可掩蓋如此也前此當靖康間天下鬨然皆歌東坡南遷詞所謂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者是也令臨川彫浮休全集有此詞乃元豐間芸叟謫郴州時舟過岳陽樓望君山所作也令日讀公南遷錄見之前二事皆恍然在數十年之外矣紹興辛未余來江西至九江太守李中行置酒庾樓樓上獨有芸叟一詩其後云萬里秋風吹鬢髮百年人事倚欄干知他落日能

多少偏照淮南幾處山然後知東坡集中所載二詩為不止於此也

書郭令公家傳後

郭令公家傳十卷載公平生行事甚詳余後得師友談記言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為患嘗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此一事唐新舊史皆不載家傳亦不載議者以謂吾聞大禹有治水之功而已未聞

以女餌河神也余曰人固不可以一概論天下事子儀割女子之愛以援千里之溺上忠其主下愛其民此亦人所難者人能捨其所易以觀其所難則子儀之事不可沒矣

書梅聖俞碧雲騢後

直講梅公聖俞以詩名家技絶古今聲滿天地文忠公在政府書問中猶稱聖俞二十五凡其為言豈不足以取信於當時碧雲騢者其所著小說也而文正范公先

正潞公首所深詆讀者多不滿其意焉雖罵譏笑謔自是詩家者流然吾身不在朝廷職不當諫諍而訐其所短攻其所長專務以過掩公不免有惡居下流而訕上之失梅公於鄉里為丈人行固不當小有貶剝恐好事者託公之重以顯其書固不可知謂公為此書則決非也

書夢溪丈人忘懷錄後

沈翰林休居夢溪之上自號夢溪丈人作忘懷錄所記

皆林下幽事筆談之所不載者其中乃有梅月調護韻帶一法議者譏其未能忘懷向使微風徐來飄飄然吹淵明之衣於斜川東皐之上則將安用彼帶為哉由是觀之淵明之去為真歸也與

書譙郡先生文集後

余頃得柯山集十卷於大梁羅仲共家已而又得張龍閣集三十卷於内相汪彦章家已而又得張右史集七十卷於浙西漕臺先生之製作於是備矣今又得譙郡

先生集一百卷於四川轉運副使南陽井公之子晦之然後知先生之詩文為最多當猶有網羅之所未盡者余將盡取數集削其重複一其有無以歸於所謂一百卷者以為先生之全書焉晦之泣為余言百卷之言皆先君無恙時貽書交舊而得之手自校讎為之是正凡一千八百三首歷數年而後成君能裒其所未得者以補其遺是亦先君子之志而某也與有榮耀焉因謂晦之他日有續得者不可以贅君家之集當為别集十卷

以載其逸遺而已

書史記索隱後

前人所為纉述後人從而貶剝之將以正前人之失也獨不知又從而貶之者出其後至於更相矛盾互為得失殆無時而已馬史記一書成於司馬氏父子之手本出一家而其首尾舛錯歲月顛倒不免時有繆誤此後人所以得而議之也晉有徐廣宋有裴駰南齊有鄒誕生大唐有劉伯莊各有音義見於注解不可謂無得然

亦未免於失也令司馬貞又作索隱三十巻且自為之序以謂遷史比於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之見重豈其然乎班書所記獨一代之事猶二十年而後成史記上下數千載而其論述如出一時遷史簡嚴而叙事詳班史辭費而襃貶少遷之為文如行雲流水出於自然班固鏤金刻玉力盡愈竒要其大率皆依倣遷而為之者也謂其以古質不為人所推重何其繆哉貞所議論不可勝究姑以首篇較其乖誤餘固可知貞謂史有

十二紀以象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也史有十表以法天之剛柔十日以記時也史有八書以法時有八節以成歲也世家三十以法三十日而成月也列傳七十法人臣七十而致仕也百有三十篇以象閏餘而成歲也遷作史記上自五帝下逮漢武世代之數豈出人為然則春秋十有二公自隱至哀豈亦法天之數而為之乎歷年二百四十有二孔子將何所取法哉所謂八節三十日與夫閏餘成歲之說皆不可合也七十而致仕何

闕列傳如滑稽䆒策日者之類何預致仕是數者使兒童見之皆知其非固不待攻而明其失矣余所以言之非固欲為是紛紛也蓋傷貞之謬用心以貽笑後人而已矣

書封演古今年號錄後

堯舜三代雖帝王殊號前後異時要皆以德而興故其受命甚永其歷數甚長當是時唯以人君即位之年為元年而已未聞其以號紀年也漢之文景雖有中元後

元之稱然猶未有號也武帝喜功好武矜勇尚夸其心侈大欲以跨越古令其為號雖不同大率皆取瑞應如元鼎元狩之類是巳後世因之於是神爵五鳳甘露黃龍河瑞河平之稱寖亦昌矣不然則取其久安永固傳祚無窮之意如永建永壽永康永寧之稱猶十二三也人主之享國傳世豈不欲其久遠而自古及令考之書傳唯有德者為可久苟為無德雖强如秦富如隋皆不過一再傳而亡況區區紀年之號安能為有國久長之

計哉使人君而知此雖以元而紀年可也彼僭竊位號不傳正統一時亂臣賊子猶以改號為失國之讖如齊高之天保後周之宣正說者以其兆于天數而不知脩短之實繫於其人也吁可悲哉

書岑參詩集後

杜少陵用胸中萬卷之書作妙絕古今之句嘗自言詩有神助而語不驚人雖死不休宜其傲睨凌蔑高目一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作者至於詩人文士間有可稱

者未嘗不力加推許至於再三或見於言語文字諄諄不已如高詹事元道州與岑參輩皆其人也蓋物以類而相從人由意而相合臭味之同乃詩人之草木出於自然有不約而契者況其於一時人物汲汲然唯恐失之如近世歐文忠蘇內相之收拾文士要使盡出門下而後已參詩清麗有思殊復可喜觀少陵所謂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游渼陂之句則亦可以得其為人之大畧矣

書高道傳後

神仙之說出於荒忽有無之間怪譎而不足信誕謾而無所稽考以謂有耶其實未嘗有以謂無耶則其事可傳其書具在君子亦有時取而言之余讀高道傳觀其所載神仙百餘輩自初入道至於登仙嵓居而穴處草衣而木食近者不過一世遠者不過數十年一日異香滿室鶴御旋空雲幡絳節自天而下頃之則冉冉然已入於杳冥之間矣何其易且怪也有操是說以折之者

其徒必曰是人素有仙骨且道行已成時至乃即行耳何難之有哉余獨不知上帝何為專意訪求黄冠羽衣使為輔翼仙官河岳主宰而陶洪景著論如西伯之聖漢文之賢僅得與之同列而已乃不得與此流顯陟霄漢以警動世俗何邪余嘗反覆考究而不得其説又其事怪妄不經大率多類世間幻術蠱法如吐火割舌飛劍遁形絶食服氣之類是也是以學者於神仙之説每有疑焉揚子雲韓退之之徒所以力詆而痛排之固有

謂也蓋二子以羽翼聖道自任不得不爾要之後人立論似不必專務依倣韓揚使神仙之説存於若有若無之間確然以吾道自任而已則是非判然而天下之理得矣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七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八　　宋　周紫芝　撰

祝文十八首

祭飌師

維神祀配上帝位列六神禋燎之祀以享以禋粤自中古以迄於今四時之運孰號令之萬物之生孰鼓舞之寔我雲旗曀則曠之駕我雲車暵則滋之飌師之神是實司之令兹孟春載舉祀事神之報之有隆勿替尚饗

祭雷師

物方歸根草萎木黄雷雨作觧萬寳其昌涸陰冱寒昆蟲蟄藏雷乃發聲蟄户其張常陽亢炎赤地茫茫震驚百里電激龍驤報神之功歲事有常神之聽之食此豆觴尚享

釋奠告宣聖

歲以春秋之上丁釋菜用幣於先聖自成均以達於郡縣罔敢弗虔其爲禮舊矣時方用兵四郊多壘則有司

一切臨時茍簡視棄禮物如委弁髦獨不知古者出師受成於學而魯修泮宮淮夷攸服豈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故我戰則克其夫子之道歟今玆蕞爾小邦當剪蕩顛覆之餘民殘物獘禮意衰落而不敢以微薄廢禮盖視豐凶而為之隆殺亦以遵吾夫子之遺訓也

釋奠告兗國公

維公居處窮陋啜菽飲水以安貧約是特一介隱夫所能而夫子賢之如此何也以公有王佐之才可以致君

可以澤民而不得行其道乃能安時而處順不露惡言不形愠色是其所以為賢也宜其配夫子以享百世之祀而無愧歟令兹仲春有事於先聖之宫禮也公其從與享之

釋奠告鄒國公

惟公心不動於死生志不淫於富貴凜然直氣塞乎天地故身不利於當時而道可傳於後世至於懷利以事君好戰以殺人長君之惡而不諫罔民以利而不仁皆得罪於公之門者也非公之教舉世汩昏扶持厥世不泯以埶公之為

力堯禹同倫令秩常祀牲幣式陳敢用昭薦以告於神

諸廟祈晴文四首

此邦之民耕於大江之濆下田居多而地甚畀一有淫雨之患則江流彌漫至於蕩齧其隄防而莫之救故常以雨為病焉今茲杭稻滿野耘夫在田而苗之秀者亦將實矣乃積雨不止水潦横流則其為民之憂未有甚於此時也維神痛斯民之無告而有以相之吏亦有不腆之羞以備春秋之享將以答靈貺維神其圖之

民窮於兵革不得竭力以事田畝久矣今仲夏之初積雨彌日以害田穉則是民之重困無甚於斯也維民之命實神是司寧忍熟視而不救歟神其相之俾克有秋民亦將報焉

維宣之民皆築隄捍水以耕其中號為膏腴其實洼下故水潦一興則隨以蕩神所知也今天作霪雨黄流瀰漫以為民憂民力何施維神是求而已神其相之弭兹巨浸俾克有秋吏亦不敢忘神之賜也

此邦之人困於荼毒久矣千里蕭然野無青草民之從事

於南畝者有幾幸而陰陽調和歲事登衍充公給私猶或不足吏方以為憂今兹仲秋天作淫雨害於垂成則斯民之病殆有甚於兵戎之禍焉吏之弗德神降之咎可也民之無辜神忍熟視而弗之救與維神陰功收伏曀霾擴開霽色使黍稷登場父子相慶則吏民戴德其誰敢忘

諸廟謝晴

勾芒司旦土膏既興陵陂之麥鬱乎青青積陰未解霖雨其零浸畦溢壠溝澮皆盈民以病告有禱於神曾未

徹奠雲開晦明曈曈曉日曄然東昇匪神之休孰赫厥靈巫祝矯舉吏實何稱神降之福以答民誠

諸廟祈雨

凡民無知所恃以生者唯忠信慈惠之長與夫聦明正直之神而已令兹守土之吏既已弗德無以惠此一方天降之咎罰在雨暘而神猶藐焉曽不加恤則是斯民其終無告而已邪此邦之人罹其天災可謂酷矣夏六月積雨不止下田既已悉為汙池種之入土不知其餘

幾令秋七月而不雨則是苗之槁者又復病矣雖甚無知者視之猶將惻然況神之功德在民廟食玆土其忍坐視而弗之救歟及今而雨尚猶可及過是神雖欲予之其何補於民哉維神其亟圖之

奉安天齊仁聖帝神像

往歲冠攘充斥湏江舊壘鞠為盜區宄焰所至萬室一空惟是祠宇巋然獨存雖長虵豐豕猶胥顧忌罔敢肆其毒焉則神威靈所暨遠矣歲月滋久風雨鳥鼠弊於

路寢上漏下濕頹壞弗支非所以嚴廟貌而庇祀事是用補而新之以肅在庭矧兹下民奉事有年鳩工飭材誰敢弗力神歆其誠噫或吐之㦲㦲新宫是享是宜維神奠厥攸居往安斯寢以福吾民

祭江神文二首

某以拙於生事食口滋衆乃渡江而淮就食綉川往來於江至於數四皆偃然高卧無復風濤之恐今又將携持老稚以為終年之計而時方仲夏水潦並興暴風涷

雨變在頃刻一有不至則覆溺隨之雖在善工操舟若神未免於患也是用致吿于神伏願賜以安流俾獲終濟幸莫大焉神旣相之於其始必能成之於其終此某之跡所以得至祠下也不然其敢瀆於神乎維神其鑒之尚享

又

某以去年夏六月丙寅有禱於神願賜以安流俾獲終濟而渡江之日風恬雨霽水波不興怪妖伏藏江流如

鏡神之厚賜非特及於妻孥雖篙師長年蓋亦蒙神之休自惟凉薄何以得此今兹秋高邊境未靖將歸安故里以避風塵維神稍赫威靈以終始之借以頃刻之便使免風波之虞於神之力實在談笑於某之賜何啻邱山惟神其卒相之尚享

告巨木

江鄉之俗歲多淫祀家有巨木則牲以祀之其禮甚謹謂之木官其來尚矣愚民無知習以為常固其所也至

於學士大夫之家猶或狃以為俗則陋矣況茲大木植
吾敝廬百有餘年賴以不死而其害滋多不可不去盤
根錯節橫敷於地使土膏墳起以傾吾屋不可不去也
大枝臃腫小枝卷曲既不足以中吾用而敗腐之葉填
塞瓦渠使上漏下濕以汙吾席不可不去也春夏之交
柯葉如雲鳴梟哺鵂以巢其顛庇遮惡鳥朝呶暮喧以
聒吾耳不可不去也長虵蜿蜒來伺鳥鵂鳥噪虵盤惡
類相攻以怖吾兒不可不去也顛風驟雨夜黑朝昏憑

藉勢力掀舞頽檐使我常虞覆壓之患以憂吾心不可不去也夫木為吾害如此則其戕而去之可以無憾矣神雖欲託此以為妖祥不可得也令者刀鋸既具匠石在旁酒漿前陳巫祝在後神逝而往木仆而僵我不神咎神無我殃尚享

諸廟謝雨

某去歲禱雪祠下神嘗賜之一尺之瑞令夏六月以旱告神又賜以三日之霖夫求則必得其欲不啻如慈父

之愛其子也顧吏不肖何以得此豈非此邦之人奔走奉事不忘朝夕所以事神者甚謹故神之相斯民也亦未嘗忘於一日之間乎然民既被神之貺吏亦將免於危亡其敢弗以告

諸廟謝晴

雨五六日不止湖水且大至瀕湖之民水半其扉可謂危且急矣雖具舟檝發倉廪號呼牽挽援之中流而區區人力安能與陽侯爭一日之功哉非藉神威靈有請

於帝何以收積雨於九天拓洪濤於萬里使烏居鴈聚之民復得平土而居之吏雖罔功敢不下拜以納神貺

卷雪樓上榜告神

王昔在吳忠勇葢世西吞巴蜀北舉曹魏玩視老瞞等兒子戲削平中原空落眦睨廟食八朝以享厥祀曁我皇家四錫封位大江東傾王宮屹峙蛟龍蜿蜒濇縮來會江神海靈冠劍奉祀宜有斯樓以助燕喜雪浪翻空長江萬里神告斯名我是用紀辭陋德隆弗配厥美於

以告神實震而悸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八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九　　宋　周紫芝　撰

祭文十首

為魏侍郎祭聞人奉議

慨生之涉世兮如白駒之過隙緊仁者之必壽兮謂天道之不易悼夫君之不遭兮又歲月之飄忽挺大木之百圍兮孰為君之匠石屈横海之巨鱣兮因蹄涔之易溢抱百藝而不一試兮憫羣情之伊鬱方峩冠以結綬

兮上諫坡而業岌望雲霄而遂返兮叩天閽而不入肆鳴梟之不祥兮墜鳳鸞之雙翼儼佳城之同即兮哀稚子之滿室初君疾之既康兮杖枯藤而骨立俄回祿之綿延兮闕

為人祭王參議

維君學古以博操潔以方直亮端愨肅如秋霜知公者薦辭溢於章忌公者詆惡其欲亡雖以是名亦以是傷

頃在宣和稍復進用屹然郎曹聲聞洶湧謂當越遷日
践華寵旋丐外除持節關隴繡衣櫑具草木震恐潭潭
大府婉畫是資虎帳夜談奮髯吐詞持滿在前執戈在
墀公語益抗了不自疑彼意不滿我遄其歸羇孤萬里
竟坐顛躋名公復還冀有譽處卒佩左魚俾守婺女吳
儂聞風載笑載語千里之澤闊弗克子揭來是邦屢閱
寒暑閒關百為臲卼齟齬公蘊良富罔究厥施平居笑
言中甚坦夷我官於茲葭莩是依奉公周旋龐然雪眉

目未及瞬而公我遺寒風朔雪旅櫬繐帷斛酒在爵雪涕在衣我歌載謠以寫其悲嗚呼公乎其或聞之尚享

祭詹伯尹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八月癸酉朔越五日丁亥汝郡周某謹以時果清醑之奠遙酹於亡友詹侯伯尹之靈嗚呼人之有生伊誰不死我友云亡使我潸焉出涕以悲君之不幸者蓋有四也公之種學孰知其紀發為詞章温麗粹美謂當雄飛一息萬里而乃顛頓困躓蹭蹬中

年數舉於禮部不第此其可悲者一也見知當路謂可器使薦名於朝以有祿仕晚官三衙甘心委吏釀瓮糟邱酒漿薰漬計較羨餘爭能駔儈而道家逢山北扉青瑣有足可至嗚呼天乎忍使巧匠旁觀縮手睚睨而不得其志此可悲者二也君之器能雄健俊偉身紆組綬而勇吞百蠻家在草野而志存髃扆未嘗一飯而忘君是以宸廷奏書慷慨論事儻燕然之可勒顧鼎鑊其奚避庶幾乎平定中原剪攘夷裔以返河陽之狩而雪會

稽之恥奈何盜起鄰壤奮髯自勵竒禍一作騎中流矢困於匹夫之手使子含憤就斃司勲弗賞史官弗記徒使夫勇士忠臣怒目而飲氣此其可悲者三也人之有生上壽百歲孰謂君之享年四十有三而止耶君之云亡母老而子穉號呼咿嚶痛極骨髓行路之人有弗忍視君之平生孝友豈弟黄髮在堂旨甘弗繼君亦豈忍棄之而逝乎此其可悲者四也嗟我與君草木臭味義重友生而情均昆季仲夏之交與君分袂月明露坐夜

分不寐臨別之言相屬以義嗣音三來到官未幾長篇巨軸爛然滿紙作為歌詞清潤可喜君之在官事事云爾朝趨府公牒函疊疊青燈晶熒考訂經史鋪陳三家魯史同異疏以謂余此出余意我閱君書赧然内愧喜君之心益壯而銳書以酬之眷言樂只予其勉旃老夫耄矣謂天相之位莫可既君乎何為而止於此聞君計音有淚如水淮山叢叢江水瀰瀰南望悠然舉觴一酹嗚呼君乎尚能飲此酒如平生乎亦足以慰吾千里念

君之情且以知君之靈其有意於吾人者盍惓惓而弗替也嗚呼哀哉尚享

祭野鬼

我方閱書夜久人寂有笑於外其聲嚍嚍或喧以呼或悄以默或附吾窓或撼吾壁開户視之雲暗月黑有火而青倏起倏沒即而求之恍兮無物主人謂余是鬼之塲欝其滯魄憑其强陽時出而游以為祟殃曰此餒魂是謂不祥舉酒一酹告以其良嗟嗟爾曹伊誰云傷豈

死於兵抑殂於商豈困於役抑逋而亡豈毒於藥抑傷斧戕豈魔於夢抑沈酒漿歸捨真宅魂羇異鄉固有不幸亦其勿臧不得其死以其强梁懷姦爭毒自有肺腸嗜利貪榮冥行倀倀爾顏亦厚爾德甚凉孰掩爾骼暴於康莊人之為善烏可不蕿墜茲幽塗以失厥常使我攘蓬以效莊狂飫以饈籩沃以巨觴以醉以飽樂南面王毋呈爾醜以自蓋藏尚享

代王無功祭杜康并敘

唐王無功性嗜酒日為醉鄉之游蓋得酒中三昧者既作五斗先生傳又撰醉鄉記至於為杜康立祠歲時祀之獨無文以告其神豈固無有耶抑亦有之而史失其傳耶乃為代作此篇以見績之有得於酒蓋如此云

唐大樂丞王績謹以清酌嘉羞之奠敬祭於故杜公先生之祠皇天降命以惠斯民授以美祿俾全其真猗嗟先生維天是因實肇兹始俾飲其醇取彼秬秠雜以芳辛曾不崇朝黃流在樽貽法於前萬古是尊逸士飲流

是爲髙人糟邱卜築醉鄉策勲麴生侍坐歡伯叩閽相視而笑其樂忻忻我有嘉趣或謂彼昏尚友千載茂世伯倫皆受公賜同師共門爲公作祠祀以雞豚祭以報本唯舌是聞酌言醻之侑以斯文尚饗

祭盛判官

嗟嗟君乎何遽罹此人之有生所不可知者數而所可知者理也至於仁者或夭不仁者或壽則數固不可知而理亦有不可推者矣嗚呼理也數乎數也理乎事有

適然理有或爾均一夢於須臾何夭壽之愠喜仲春之
月被檄九江君來告別我病在牀何疇躕而不去憂暮
齒之羸尪曾日月之幾何抱旅瑣之疾傷連貽我以四
書告剤飲之未良辭諄諄而益勤情毣毣而不忘何華
簀之遽易僅一見於閨房嗚呼壯者逝而老或留安者
萎而病乃强信矣乎數之不可知而理之或不常也君
有息女亦既及笄疾之既革我趣婚期壻之云良秀出
等夷長江滔滔孀稚纍纍慰君之魂奠厥攸歸我來日

邊官天一涯隻影無攸期君是依失君中流淚下霑䪺

忍䱇一觴以與君違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子容

嗚呼君乎佞人譾譾厚德簡夷利口喋喋吉人寡辭君

子所是小人所嗤寧羣而嘲勿詭以隨君之內行矜謹

自持發為詞章清潤而奇與君周旋亦既以朞皎皎玉

德竟莫可玼其在我者我力行之其在天者有不可為

君勉厥修天也其施天耶人耶固不可知唯仁而壽契

若耆龜用即長塗以瘞修眉在君無恨人實可悲痛此善人天不憖遺尚饗

祭靖節先生并序

余游江西道過彭澤將拜先生之像於其祠下而祠在新邑道遠不得往乃斞匏樽酹山醪立於道旁而祀焉其詞曰

漢魏而下晉宋之間製作之輩其出班班曹劉鮑謝豈不足覯文貴天成不貴雕鐫異哉淵明有此至言百世

之後歸來一篇似美而淡若枯而醇醇固近道淡固不羣酒德入怪離騷近箴如此詞者皆所未聞先生之出如山吐雲先生之歸如鳥入林人見乃爾我獨何心所以超絕亘古一人放而為詞妙不可論律而為詩是亦斯文高風卓行文章本根彼捧心者乃欲效顰東塗西抹而倚市門刻畫無鹽寧不厚顏先生下世五柳成村犬吠深巷雞鳴桑顛彷彿音容而在斯焉為賦大招以弔公魂尚饗

弔英布廟

繫楚漢之方興兮顧雌雄之未判唯智者之見幾兮當方決而中斷始冠軍之就戮兮恨老增之見晚悟使者之一言兮遽投策而歸漢建王都於楚邱兮俾故鄉之改觀雖富貴之遂志兮曽不戒夫盈滿威震主而不祥兮宜避禍而遠引彼羣豌之穴空兮韓盧烹而不免致主意之見疑兮功臣懼而交惋視越醢而信禽兮分死生於夜旦上印綬而乞骸骨兮追喬松而游汗漫無尺

籍之與寸兵兮疑可釋而冰泮王料敵以如龜兮何日
皆之弗見渡清淮而反田里兮享壽康於安晏盖無罪
而殺大夫兮士當去而不可緩況勇冠於諸侯兮復功
高於既叛何此理之不明兮徒啣冤而永嘆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九

太倉稊米集卷七十

宋　周紫芝　撰

墓誌六首

錢隨州墓誌銘代人作

故吳越武肅王之五世孫錢公名燮字弼世為杭州錢塘人贈天下兵馬司大元帥吳越王倧是為公之曾大父翰林學士知制誥贈太尉易是為公之大父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同判司農寺贈太尉彦遠是為公

之皇考公生九歲而孤嶷嶷自立羣兒數呼與嬉不往夜聞諸父讀書常立其旁竊聽已而輒成誦吳國太夫人濟陽丁氏故相晉公之孫女賢而有文聞諸父之言心異之稍自授以書後從伯氏翰林公學日益刻苦性喜文弄筆即成易若翻水見者不以為兒曹語也既壯不肯自售其術皇祐二年用伯父修懿公恩授將仕郎守將作監主簿會明堂及治平登極恩兩遷大理評事初監杭州龍山酒稅時方二十餘歲智畧沉敏老於吏

事部使者聞其能數以冗劇繁之至朱墨滿案而公處
之甚暇錢塘官吏以百數無能出公右者雖一時健吏
皆自以為不及翰林學士沈公文通於人物少所推下
一見待以國士謂其兄翰林公曰君弟少年豪氣固未
除他日要是偉器自是諸公皆爭薦之惟恐後久之遇
熙寧登極恩遷光祿寺丞用舉者監咸平倉草場三司
使薛向奏辟監在京布庫用開府尹孫采奏辟同管勾
檢庫復辟開封戶曹參軍復用權知開封府陳繹奏充

軍巡院考續三遷至國子博士以論獄不合降監吉州萬安倉到官丁吳國憂服除會朝廷改官制換授承議郎監沂州鹽酒稅復知鄭州滎陽縣轉朝散郎通判鼎州旋改通判臨江軍遷朝奉大夫知隨州未之官寓家揚州感疾於陳留縣之僧舍而終公天資寛厚臨政不務苛刻每論獄決囚必詳審數四得情則終日慘然為之不樂故其所至未嘗不以長者稱任右軍巡日故相陳公之子世儒其妻李氏謀殺其姑而事頗曖昧繫獄

者甚衆府尹知公之能乃下其事公推鞫得實獄成且
上言者謂公於世儒失在故出凡兩移迄論初上以斷
所使江夏英不實坐責人或宽之公曰吾不欲以酷取
名也滎陽當孔道地瘠民貧多訟宰邑者率以罪去公
至撫以恩信秋毫不擾久而民輒相戒有犯宰君教者
衆必殛之不逾年民富訟息草生狴犴滎陽父老相與
畫公像而祠之鼎州近臨蠻獠凡三易郡守皆武人公
不以貴胄高之事之益謹相得甚歡郡倚以安焉公當

官清謹處事不茍雖號能吏至於出處大節則雍容可
觀大抵不急於進每調官京師率以三月為期過是乃
去僦舍委巷足跡不至吏省往往人不及知而公已行
矣公娶陳氏故相堯佐之孫兵部郎中道古之女先公
十五年而亡於是合祔焉生二子將仕郎汝士隆德府
黎城縣尉邠老儒林郎懷州武陟縣丞女六人長嫁進
士馬與次早亡次歸瀛州防禦推官監開封府陳留縣
酒稅朱從悌次歸假將仕郎姚衍次歸進士鄒希夔未

嫁者二人公享年五十有四實以紹聖五年五月八日
捐館陳留既以其年六月七日葬於開封府汴陽鄉之
原矣至政和之壬辰秋八月公之猶子魯望始狀公之
行求余為之銘初公倅鼎余時為桃源令是時州縣之
政皆倚公以辦郡中號為無事公日率其僚相與燕飲
已而賦詩殆無虛日余與公游從之久且為姻家知公
為最詳非余誰其銘之銘曰武肅之枝其業有奕組襲
圭傳世有令德矯矯翔鸞以奮以翼謂當大施以播奇

績用不盡才口語籍籍隱以自晦勤以自飭寧屈不伸肯枉吾尺凜然高風懦夫可激窮豈在人達豈計力緊此令名不繫通塞言無撓詞面有剛色誰其似之古之遺直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如何昊天桀不配植不究公年俾屯其澤用作銘詩以相窀穸

成忠郎馮君墓誌銘 為貴州太守計體之作

成忠郎馮君長卿名元輔南唐時其七世祖自建康來涇遂為涇人家故饒財世世皆以高貲長雄里中曰某

者君之曾大父也君父字擇之自號涇山逸老涇山有
智善謀凡邑人有訟者或不決於官而決於君事有疑
衆方含糊不斷君一言乃定人稱其長者涇山既生長
卿期以似巳果然方六七歲時便讀書他兒未上口君
巳如流長又留意於陰陽地理卜筮醫方之術皆摩研
其書甚精至有所會意其妙不傳也一與人接問其姓
名爵里後數十年遇之卒然猶能省憶其强記多聞出
於天資要非他人所及諫議大夫鍾公君實君同里人

也少年自太學諸生上書干裕陵由布衣登侍從氣蓋一時嘗語人曰使長卿為舉子功名可唾手取也後公貴既在朝猶時時以言風之似若有意於推轂者而君不屑予也人或以是勸之君笑曰仕本為貧吾豈急於此者斂板折腰固所不暇當丐餘年於水石間耳言者遂止君自涇山捐館舍日益勤儉久之植產數倍於祖父時衆貲至鉅萬已而告其子曰古人有言觀雷觀火為盈為滅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吾畜貲甚厚不祥及生

獨不可為吾法乎乃大輸粟塞下頗助邊費朝廷嘉其意拜為郎授三班奉職官制行改承信郎淵聖皇帝受內禪以覃恩轉保義郎主上踐祚又以覃恩轉成忠郎宣和間盜起桐廬所向郡邑皆下旣破黟歙宣甚危部使者知君素信將奏辟為巡尉倚以捍賊檄屢下君不就曰事有緩急當同其憂何必誘我以官賊犯旌德去君家相望數里火晝夜不絕飛煙蔽日有羣不逞鳩惡少數百著五彩衣以朱巾帕首將從賊君生擒其渠魁

面縛送部使者斬之冦聞不入境逕賴以全賊平賞亦不及未甞以語人先是江淮間民亦合黨夜聚為妖謂之四果其所事神曰張公君曰是所謂張角者旁近多往從之君援古以告時以禍福悟而止者不可勝計其後桐廬賊自號聖公民皆神之其所附皆異時事張公神者歎曰吾固知其不為賊也君好義尚氣節不妄然諾而性不忤物士大夫造門求君為卜地者不擇遠近皆往人有病而無以治者雖氓隷必手加砭劑無難色

享年七十有三建炎三年三月二十有三日終君再娶陳氏皆先君而亡繼室張氏子三人長曰某從政郎婺州浦江縣尉次曰某鄉貢進士次曰師文上書補將仕郎未調女四人皆嫁士人君初得墓地於彭公山乃穴地為壙緣以周牆向背皆出君意戒其子我死則葬於斯焉乃以其年六月二十五日葬於彭公山之原而墓之木拱矣建炎初某自京師游宦客有言君之善者惜其死不獲識其面後某將為貴州守會其子師文遣人

以狀來乞銘某曰諾狀如所聞是宜其銘銘曰士有不才不計其位才有不進不疚其異猗與馮侯可以仕矣而弗仕者意不在是人挽以出吾笑而止彼言如雲吾心如水維時披攘羣夫射利纍纍若若不及駔儈絕壑昂霄軒軒滿世辟書鼎來吾曰曷似豈不傾然有覥諸子視彼貪人何干萬里彭公之下其水瀰瀰名與澤偕亦何其已婆娑故邱君子樂只

左朝散郎章公墓誌銘

朝散郎章公諱某字彦明宣州寧國人公天資靜重剛介有守束髮已如成人及長補太學生以文行稱諸生之老於文者皆憚之其後就舉開封有司第其文常在第一文出無不滿其意者明年春登進士第先是開封首薦者率六歲一登科謂之雌雄牓其來甚久公始以雌牓得之識者咸謂公以文取勝耳寧有數哉授宿州士曹事當路者知公才爭薦之朝三歲而章遂溢改京秩用辟書知宿州虹縣事宣和三年召至京師辟廱直

學公才甚高學且博自其少時名已在士大夫間至是皆以朞月期公為貴人公恬於進取不善謟笑非其人不款其門以故他客往往皆躐貴而公之官猶未徙也舍法罷差永靖軍司録後改青社未行丁父憂授滁州司録歳餘焉罷於朝主管杭州洞霄宫建炎三年冬丁母憂服再除而公益無意於進矣鄉人勉其行差通判潭州踰年以疾終壽六十有一以紹興二年七月初四日葬於寧國柯氏之原公之學問行已大率皆務事實

恥爲空言於書無所不窺尤精於禮學喜古文尤慕西漢左氏二書常撰韓文音義引物連類多所是正有補於世人有短長未嘗掛口平居視之吃然若不能言者至於事有大疑衆方含糊公一言輒判若白黑之在前也潭州素號督府時湖外盜賊旁午郡益多事公條處甚裕民賴以安郡將席公知公之賢至以師友稱之性不喜表襮常畏人之知已其所歷往往皆有陰德在人而人不知是以其事不傳公事親甚孝居喪盡禮及至

葬雖草木瓦石纖悉皆以身親之觀者以為難初其弟
御史公為蘄春簿會賊大至郡不守御史迎母夫人竄山
谷中公自鄉里來訪其家至龍舒聞蘄春失守方大憂
怖莫知所從有異僧指而示其處曰訪於某地當得之
已而果然母子相見遂復如初逮建炎三年母夫人捐
館舍方敵騎大入江以南皆擾人情一切苟簡而公之
後葬益盡禮與前葬不少異於是人益難之喜作詩不
務譏刺清淡古雅有韋應物孟浩然之風而議者以公

之安分寡欲不慕聲利蓋自其先世所傳公之曾大父
曰某大父曰某凡二世皆高蹈巖穴不顧就祿至公之
父曰某始舉進士一不中第即謝去杜門終身學治氣
養心之術嘗手編千金外臺數百卷傳於時曰吾窮不
能濟世以此書活人亦足矣公娶吳氏累封安人先公
卒生三子二女好仁好義好禮好仁以致仕恩補將仕
郎為安豐軍司法三子皆善士有家法公於兄弟尤極
友愛能以其學傳其家其弟某繼以登科今為監察御

史狀公行事使為之銘僕於公為同郡而年又長嘗以詩受知於公不可以非所託而辭銘曰榮利卒卒衆所趣萬軌軋軋同一塗公行甚力志甚殊羞秣吾馬膏吾車有禄弗腆身實臞崢嶸不如公腹書爵未配德聲則餘世間萬法皆乘除久不可取誰敢都安公故邱其勿吁

朝議大夫章公墓銘

紹興十有九年夏四月庚午尚書刑部員外郎章公過

余家與之坐而言意甚忽忽若有不悦者已而泣謂余曰先夫人以宣和辛丑不幸捐館是歲九月葬於鳳林鄉姜氏之山壽六十有二後九年而先大夫以疾終於寢歲庚戌十有二月葬於茆市惠因院之東享年六十有七噫嘻悲夫古者孝子之葬其親必有文以誌其墓粤自歲辛丑迄於今已蓋二十有九年矣而先考妣之碑猶未刻諸幽唯人子之戾是懼其將何辭以免焉子盍為我誌之後數日乃以肰屬於余公諱元任字莘

民其先占籍武寧五季之亂有徙於建安之浦城者事閩王髙州刺史檢校大傅用其夫人練氏之言釋將校王建封之死後將江南李氏兵屠建安以夫人言一城盡活語在章氏家傳中有自武寧而徙宣之符裏者公之七世祖也曽祖某祖某皆隱於家父某贈太中大夫母孟氏贈太碩人皆以公貴也公登紹聖元年進士第調蘄州黄梅縣主簿秩滿丁太中公憂服闋授江寧府户曹參軍改通仕郎移饒州鄱陽縣丞用舉者改宣

德郎知洪州新建縣事未赴丁母憂服除知和州歷陽
縣事政和八年夏六月江淮大水至於冬十月民無所
得食越明年歲己亥天且大旱民益飢流冗相繼殍而
死者枕藉於塗公丐糶於官勸大姓盡出其所藏粟視
官直以糶躬以粥糜食其老弱茇草舍於邑之四隅以
就民便居焉而悉賴以活有司奏兩淮飢民二十五萬
而歷陽所活居其多朝廷遣御史周武仲察訪淮南以
公治狀聞差充淮南西路察訪司主管文字轉承議郎

充江寧府司刑曹事轉朝奉郎淵聖即位以覃恩轉朝散郎今上即位以覃恩轉朝奉大夫是時公年已六十謂其家曰余從祿三十有七年事無不盡其心者今老矣復何為哉乃乞奉祠以歸從之主管江州太平觀建炎三年以疾告時西北始用兵士大夫之沒於兵者甚衆人人不自安以得請之歲十月二日感疾與家人相訣而逝又克葬以禮焉可以無恨矣公性端亮倜儻而臨事不苟事無巨細靡不經意故所至皆以能稱居家

孝友出於天性愛養其弟恩義甚篤太中公貲産甚厚悉推以予之主撮不留公才雖過人而官止州縣未嘗有不足之嘆政少閒輒飲酒賦詩以自娛裒其平生所作二十卷藏於家夫人楊氏世家宣城累封宜人少歸章氏以柔順莊肅能循法度聞於一鄉嘗曰吾職在蘋藻何得與外事唯日誦金剛經未嘗一日捨去度其平生所誦殆不可以萬億計嗚呼其可謂賢也已生一子曰某今為尚書刑部員外郎女二人長適江寧李晞次

適鄱陽熊彥悰孫六人曰綺以公致仕恩補將仕郎曰綱曰純曰綰曰紘皆習世業而未冠餘一人生逾月而未名銘曰章氏之先世居武寧五季雲擾實徙浦城孰起其家大振厥聲太傅之德夫人之英偉哉建封荷戈與兵駢頸受戮嚋不震驚老婦一言活萬黎甿天報之德世享其名垂三百年賢德並生誰派斯流聿來符裏公昌其名繼取名第大發廩倉亦甦萬死七閩兩淮異世同軌施何怭怭澤必瀰瀰宜高公門以受厥祉天屯

其膏報嗇其侈唯變不常不變唯理勿逮其躬逮厥孫子

桐汭太守方君墓誌銘

左朝請郎方君諱懋德字元相宣州南陵官田人宣之屬邑六南陵最大且多士以科第進立朝有名節者一時數公君視諸公為前輩方六七歲知所慕悅既壯益自苦書屬文使試於有司數以文藝先諸生於是聲聞一郡咸高其能政和五年貢於禮部宣和三年賜上舍

出身任廸功郎調鄂州刑曹掾兼工曹未行遭父喪已而又遭母喪服除再調湖州武康尉武康之乞人丐於沈氏遺之不滿其意堅臥不去後數日而死沈氏之仇告其殺人獄乃疑吏甚恐尉至即得其實一邑皆驚上官聞尉能交口爭薦任滿用吏部闕陞法還左從政郎改授常州晉陵丞晉陵多大族率以勢力頤指州縣州縣吏皆唯阿受制不敢爭有官至正郎者號為多田歳大熟一粟不輸後里胥以訟至邑庭事連其家乃嗾其

冒占縣徒使為證君械諸縣移文詰之遂大慙服時諸
大將持重兵以撫方部幕府吏多不逞有錢氏子兄弟
持錢數百萬以糴軍儲為名甚至强歛農民不恤有無
又使其家僮縱掠於市旁午道路人不自安君捕其尤
悍者而鞭之援至閉關不納衆皆縮慄服公之强錢氏
子亦自是稍稍引去任滿改左宣教郎知臨安府錢塘
縣逾年知府事俞公俟薦職事修舉轉左奉議郎錢塘
仁和皆臨安附邑朝廷歲遣御史按閱箠杖有不如律

者罪之會兩邑以杖製不度聞有旨邑吏率降官一等君力請於府以謂雖杖以燥濕而有輕重令實不職丞簿尉其何罪之有焉願以身當是責朝從其請獨與仁和令王翬坐之而蔡純誠趙彥端陳從易范無闕謝沆劉贄皆賴君以免其後臨安以繕修皇城使出磚五十萬君持不可府尹大怒君立於庭三日不去請益力尹知其不可而罷仁和亦賴君以免嗚呼其可謂仁人之言也夫未幾用皇太后還宮赦復左奉議郎差監尚書

六部門用知錢塘縣修垂拱殿及射殿賞轉朝奉郎以減年實歷轉左朝散郎會有言者罷去歲餘主管台州崇道觀磨勘轉左朝請郎祠宫滿差守桐汭未赴以紹興十九年十月九日捐棄諸孤壽六十有五君家三世皆居官田有諱瑫者是為君之曾大父瑫生元緒是為大父元緒生炳是為父炳以君故一再封宣教郎母范氏贈至安人君性樂易辭色粹温與之接怡悦可親客至必飲以酒酒杯流行輒緩歌數解間出語調坐客翩

然起舞而君喜益見顔間人意君為可易及涖事中剛有守不可回奪尤敢與有力者抗無所畏忌人以此喜之亦以此怨之君娶王氏贈安人子四人長曰廷瑞次曰廷穎二人幼未名女四人長適文經次適凌清臣次適王寵皆士人一幼未嫁王氏甚賢有婦德初君未第時家稍貧君舉於大學九寒暑衣裘之奉皆安人手紡績以給之無倦色先君十有二年而卒葬於涇縣仁義鄉雙泉之原以紹興二十有一年十月十有九日乙酉

合葬於安人之墓君中歲從祿為吏甚健而心在邱壑晚歲得東谿一曲築屋其上賦詩往來其間自號雲谿野老議者以君進弗克究其所施退又弗克享是頗為君恨銘曰威而寒鋤暴姦直而端抗上官君樂易衆悅安外健武中粹温仁有勇理必然激懦夫詒百年

百拙翁墓誌銘

余友鄭君知柔字仁父百拙翁其自號也後余一年而生常呼余為兄余始生之年歲在壬戌而仁父自言生於

癸亥仁父家素貧遷徙無定居其後徙家委巷即數椽為廳設星祠壁間標其上曰某生行年歲在庚申余見之驚曰君乃先我而生我當以君為兄而君顧兄我何為見紿仁父笑曰僕不肖幸辱與君游平生自謂才出君下詎敢以一日之齒而先於子乎儻以告焉君必拒我故久不言爾余再拜謝曰固知公長者然亦何至以我為賢後十年仁父下世其子惟肖書來告我余先君窀穸亦既有日願為之銘僕曰士為知已者死況於銘

乎其何以辭乃敘而銘之君世為宣城人曽大父曰某大父曰某父曰某僕為兒時猶及識君之父杜門不妄交游往來里巷間步趨可數門舍欹傾掖以巨木雖風雨可虞未嘗以此屈於人應進士舉終不第議者以報在其子君不變父守益折節自若尤工於貧通毛氏詩善屬文亦終不第鄉人惜之如惜其父也君為人專尚信義少時與余諸大府期以黎明俱至方五鼓紞如余入賓廡聞有人聲曰此必吾仁父也視之果然問其謁

則在介紹久矣後有期蓋未嘗不爾與人交久益可親人有過必正色責以大義使自媿赴人之難奮不顧身人有善稱之吃吃不離口往往終身不忘君有兄使酒無賴方居貧時賙之甚力少不當其意輒毀辱之甚者至唾罵之君笑而不較有田數十畝舉以與之卒歲有飢色君盡割巳田與之人謂君曰無田將不飽奈何曰不爾何以見吾先人於地下兄亡兒女子纍然為撫育之嫁娶以時不先巳子紿與二十年春三月九日既夕

命家人秉燭易衣與妻孥語如平時付以家事大率皆仁人之言有負君千緡者詐稱子錢非貸也而㬁之君命焚其券弗取已乃危坐而逝鄉人欲用浮屠法士大夫為之賦詩作文以紀其異而其家卒用新儀以殯焉禮也君捐館而惟肖嗣孝謹可稱能世其業女二人其一先君而亡次事同郡士潘大有孫二人曰慎修曰性修皆君所自名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之原銘曰厚於為仁而身無寸名勇於為義而祿無斗粟豈非予之

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此愚者弗知而智者必燭闇君之風可勵薄俗百歲之後有君子者過君之墓而式焉則造物之於君亦云篤矣

太倉稊米集卷七十